

行水金鑑

百二十六  
百三十

ル 5  
1174  
17



九 5  
1174  
卷 17

行水金鑑

卷第百廿六



中憲大夫巡淮揚等處地方兼理漕務海防河道鹽課軍務南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加正級傅澤洪錄

運河水

明神宗萬曆十七年三月甲子工部言運河水源淺澀全賴南旺蜀山馬場等湖蓄水接濟嘉靖間兵部侍郎王以旂築大堤封為水櫃年久圯廢往年科臣常居敬踏勘議於南旺湖築長堤蜀山馬場湖各築子堤今總理河臣潘季馴言水勢瀾漫長堤子堤俱在湖心難以施工宜將嘉靖年間舊堤培築高厚其納水處所不便築堤仍密栽柳樹以為封界報可 五月己未詔修守

清江浦運道 七月丙辰南京禮科給事中朱維藩言  
南京內城三山門直溯江流舟船如織而今已湮塞各  
府倉糧悉由水道用進今盡失其舊舍舟而徒費不可  
言臣以為在倉糧則宜會計其數凡支幾年少則分投  
督催又不敷則於豐足處收糴在河渠則由城外以達  
城隅責成所司作速挑浚章下戶工二部議覆各府未  
完米糧除現災緩徵外餘嚴督徵解工覆河渠淤塞責  
成都水司及應天府水利官查勘設處俱允 八月己  
卯漕運總督舒應龍等條議漕務五事一渡江限期下  
江浙江原有挑河銀一萬兩今則什不及一以致松蘇  
一帶裏河淺涸宜每歲秋盡築壩之時盡行疏導使漕

艘得以及期渡江一遠船起剥糧船赴北向以張家灣  
為住泊起剥之地至隆慶四年議由通惠河至石土二  
壩請自今到灣悉聽雇船起剥部議覆從之 十一月  
辛酉巡撫應天右副都御史周繼言上海縣李家浜老  
鸞嘴築塘包石以捍海水不可已武進縣橫林等處淤  
淺已甚運河泥底盡露築濬之功不可緩據所用工費  
在築海塘計該銀八萬兩在開運河該銀六萬兩乞於  
南京帑銀內給發責令趁時興工工部覆內外匱乏大  
工並舉恐非所宜南京帑題發已四十萬兩亦難再請  
合候水利工完漸次舉行漕河果係淤塞應行挑濬即  
於河道漕運衙門修河正項銀兩動支報可

明神宗實錄

是年總河都御史潘季馴修建邵伯湖石堤一道長一千二百八十丈補舊石堤六百十三丈

南河全考

是年築西土堤寶應縣之西十餘里有白馬湖於湖之東築八淺石堤長八十五丈六尺又兼漕水旁潰入寶應湖以致流緩沙停自黃浦至三官廟之西築西土堤長三千六百三十五丈束水由漕以省挑浚之費

淮安府志

明神宗萬曆十八年七月庚申以南京河渠工完叙有功員役侍郎張標等陞賞有差仍詔以其餘銀歲修河

渠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十九年三月乙巳總理河道潘季馴議以

鎮口開去河甚近雖淤易為疏通宜照舊道挑濬科臣復稱引眾議欲開月河以分水勢通蘇洵湖以導積水部覆上命河漕等衙門勘議妥當具奏 閏三月己丑兵部題右都御史潘季馴議稱漕河自溜溝至姜家橋一帶堤岸係運舟牽挽必經之地因在湖中屢遭風浪衝塌宜用石包砌每三里留水門一道計用銀九千四百四十兩於歲修并輕賚米銀內動支着如議行 七月丁卯鎮口一閘遇挑濬時糧艘民船停留數日巡漕御史賈名儒請將本閘之東有新開支河處再開一口建閘三座名為東鎮閘與西閘遞相啓閉使挑濬行舟各不相礙其工費取辦歲修銀內乞作速勘議 十一

月癸亥工部題河道都御史潘季馴條議前四條分入黃淮二河一浚

河湖以利漕渠謂自夏鎮開迤南起經李家口等處挑

開裏河一道計七十餘里從滿家閘西築攔河一壩使

汶泗上源之水盡歸新挑河不得洩入諸河以致勢分

力弱又于李家口設減水閘以洩沛縣積水將仍前議

新砌湖邊石堤移建東岸以當風浪則新河既可隔絕

湖水砌石又可捍禦河堤於運道民生所利非淺但功

費浩大合依所議備行淮揚撫按官查勘另行題請着

依擬行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九月乙酉工部覆總河舒應龍漕

撫陳于陞勘河張貞觀按臣曹楷王明會題先年議開

鹽河海口洩湖水固運堤分為東西北三工今東工告

竣北工有緒惟南工錢糧缺乏未舉而東工尚當濬港

開支北工改挑取直南工開新河浚舊河通計工廢一

萬五千八百議動運司挑河等銀及先復江都三塘以

驗灌溉乞行總河督撫科院諸臣照限興工報完詔可

十月丁亥兵部覆議給事中張貞觀言淮揚運地咽

喉徐邳則繇海入江之徑道宜再募土兵一千合瓜儀

等兵增一叅將專駐揚州再於徐邳募土兵一千五百

量與各衛軍丁訓練以備調發報可明神宗實錄

或有問於馴曰清江浦一線之堤廣者不過三四十

丈窄者僅二十餘丈兩河掃汕能無慮乎馴應之曰

陳平江開鑿清江浦一帶通河濟運所留堤址原只如此問者曰何以徵之馴曰不觀車盤五壩乎五壩去河僅二十餘丈進船水溝每為濁流所淤常事撈濬如更廣也何以能車盤也今河由草灣清江浦淤沙稍遠船遂不能進矣此正陳平江之妙用也又不觀之惠濟祠前之石堤乎乃宣德年間之所築也其廣亦不滿二十丈此古跡也豈亦剝削而然哉且各處遙縷堤面廣不過二丈餘尚欲恃以為固矧於二十丈者乃云不能守乎若每歲埽護之工及礮背壩之築則不可少耳或有問於馴曰沔河膠河與海運之議何如馴應之曰二河之不可成備載勘議諸

臣之疏一覽自悉然馴之意則謂不當辨其可成與否也假令膠沔告成海運無阻將置黃淮於不治乎亦將併治之也夫治河之策莫難於我朝而亦莫善於我朝蓋自宋元以前惟欲避河之害而已故賈讓不與河爭之說為上策自永樂以後由淮及徐藉河資運欲不與之爭得乎此之謂難然以治河之工而收治漕之利漕不可以一歲不通則河不可以一歲不治一舉兩得乃所以為善也故宋元以前黃河或北或南曾無寧歲我朝河不北徙者二百餘年此兼漕之利也今欲別尋一道遂置兩河於不治則堯舜之時泛濫於中國者此河也縱使漕艘無阻民可得

而食乎况膠河去河尚遠若泲河必從直河沂河等處出口復與黃合而中段相隔之地近者僅三四里每歲水漲勢必漫入可不治乎如欲併治則張官置吏設夫備料歲費不貲一之不支其可再乎至於海運之說尤為支漫往歲已有明鑑不必瀆陳卷查萬曆五年十二月內節奉聖旨近來河淮為患民不安居朕何嘗一日不以為念先年以運道梗塞不惜重費欲別求一道以利轉漕乃議者謂治河即所以通漕遂降旨專責當事諸臣著一意治河欽此大哉王言可為萬世著鑑馴又何容復贅問者曰夏鎮新河非別尋一道乎馴曰此河僅於閘河中直截一段至

留城仍歸原河出茶城

即今鎮口

仍與黃會此與三沽舊河

無異特欲避卑就高非棄黃河於不治也治河者審之或有問於馴曰濬睢河以為通運旁行一道且可殺河流也其說何如馴應之曰考之括地志云睢水首受浚儀縣浪蕩渠水東經取慮縣入泗過沛浚儀取慮二縣皆隸河南漕河圖志云宿遷縣小河在本縣東南十里源自開封府黃河來流經歸德州虹縣宿州至睢寧縣東南流六十餘里至小河口以入漕河蓋括地志所載乃黃河入北海之時故止云睢水而不及黃河漕河圖志所載乃黃河南徙之後故直指黃河來流也淮安志云小河在宿遷東南十里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六  
六  
以其淺狹故名查得弘治六年侍郎白昂曾導水自歸德小壩地方經睢寧至宿遷小河口入漕河比因河決河南之金龍口衝張秋勢甚危急故濬此河以殺水勢耳然不久遂淤蓋河不兩行徐邳之河與小河必無並行者今自徐溪口迤北直至永城縣一帶俱成平陸復之亦頗不難但恐此河一開則徐邳必塞若徐邳不塞則此河必復為平陸且均一濁流也在徐邳大河則淤在新復之小河則不淤恐無是理也况小河口而南至清河縣尚有二百三十餘里假如近歲河決崔鎮桃清為塞不知南來運艘將從何路達睢河也問者曰止濬雙溝永涸湖一帶使艘從

九里溝出小浮橋倘徐邳正河淤塞此不通而彼通可無阻也馴曰此河原甚淺狹且湖水常盈濬工難施若正河淤塞黃水盡從此河則泛濫無歸非特牽挽無路而經行於樹樁基礫之間必致觸敗與由決何異也若正河不塞而此河僅分支流則徑由正河可也何必去平就險為哉或有問於馴曰改沁入衛以殺黃河之勢何如馴應之曰黃可殺也衛不可益也移此與彼不可也衛漳暴漲元魏二縣田地每被淹浸民已不堪况可益以沁乎且衛水固濁而沁水尤甚以濁益濁臨德一帶必至湮塞不可也又問水集有引沁至長垣界經張秋出永通閘入運濟旱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六  
語亦未知沁之濁也一溝之渠寧能當此濁流乎沁  
可引黃亦可引矣 或有問於馴曰五塘蓄水濟運  
先年設有隄閘今皆圯矣可不復舉乎馴應之曰馴  
初至之時亦嘗銳意求復反覆行勘查得小新塘與  
雷公上下二塘相接西去揚州郡城十餘里水由淮  
子河入漕河句城塘西去揚郡幾三十里水徑奔儀  
真由響水閘出江四塘皆隸江都縣唐長史李襲譽  
所築也陳公塘隸儀真縣其水亦奔響水閘出江漢  
廣陵太守陳登所築也句城陳公二塘地形高阜水  
俱無源惟藉雨積小新上下雷三塘受觀音閣後及  
上方寺後并本地高田所下之水而局面窄小蓄水

無多故漢唐二臣築塘積水以為溉田之計非以資  
運也今若慮漕渠淺涸借此水以濟之則應任其直  
下不宜築塘以障其流且冬春運河水淺彼先涸矣  
若慮湖水漲漫借此塘以障之則諸水皆從揚儀徑  
奔出江與諸湖了不干涉也如欲復前人之故業蓄  
水以溉高亢之田於民未必無益但民間承佃為田  
輸價不貲歲納之課亦不貲必須盡行償貸築堤建  
閘費尤不貲必須大為處分矧田高之民欲積田窪  
之民欲洩築堤建閘之後盜決者多必須添設官夫  
防守當此勞費之後災傷之餘種種難於措辦故馴  
謂其是尚可緩也

以上河  
議辨惑

諸湖堤岸見議加幫高厚

且多減水開尋常之水似可無虞矣但或靈潦彌月山水併發則又不可不預爲之計也查得沙壩并芒稻白塔二河俱可洩水當事者應慮私販鹽徒潛通間道每每築壩斷流殊不知欲禁舟航何須築塞何必密布椿柵仍委白塔巡檢嚴防越渡船隻瓜儀諸閘一體開放開口攔以木柵則湖水可洩而鹽政稅課亦無妨矣 寶應縣之西十餘里有白馬湖其當湖心而東即所謂八淺堤也往歲堤決湖水奔逸建瓴而下舟楫過者少遇西風輒沉溺不可救其決處闊八十餘丈深且二丈五六尺而水勢湍急莫可名狀雖不惜費寧能與水角力哉屢築無功覆轍可鑒

也乃議從湖心淺處先築西堤一道以捍其外仍於河之南北截壩二道暫令運艘越湖而行堤壩成則八淺正決瀦水不流捧土而塞之矣是築西堤者乃所以塞東決也但東決雖塞西堤終不可棄必須歲加修築仍密種檉柳茭葦之類使其能當濤浪則東堤不守而自固矣此當於冬初預行寶應縣掌印管河官料理可也 寶應縣月河自黃浦至三官廟前長二十里水多旁潰入湖是以流緩沙停新聞一帶淺阻爲梗今加築西土堤一道長三千六百三十五丈以束漕水可省挑濬之費須責夫看守栽植茭柳加意培護歲修之工可勿緩也 河口諸閘之設先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六  
九  
臣平江伯陳瑄殊有深意蓋節宣有度則外河之水不得突入運河之水不得盈漕非惟清江板閘一帶隄岸易守而寶應諸湖亦緩此一派急流矣但啓閉之法非嚴不可如啓通濟閘則福清二閘必不可啓啓清江閘則福通二閘必不可啓啓福興閘則清通二閘必不可啓河水常平船行自易單日放進雙日放出滿漕方放後即閉時將入伏即於通濟閘外填築軟壩秋杪方啓悉照先年舊規與近日題准事例行之其於河道關係不小也 舊通濟閘逼近外河河形淺直水勢洶湧不便啓閉而朱家口一帶堤岸尤爲難守今移閘於甘羅城旁改河於西南隅而

於舊閘內半里許築攔水大壩一道置朱家口於度外似爲得策矣但大壩最爲喫緊萬一傾圮則新河與舊河之水併瀉入閘勢必不支每歲四月初須專委一的當義民官撥夫十餘名量備椿草守之毋忽毋忽議者又謂從大壩迤東兩頭直接泰山築堤一道僅三里許則壩東與高堰七里墩迤北兩岸一帶堤岸俱不須守而堤內之田皆可耕矣冬涸之時夫力稍暇即宜圖之 江南丹徒丹陽一帶河道原無水源藉江爲源潮長則開京口閘以放舟潮落則下板以蓄水倘若水涸舟膠則丹徒閘亦係通江支河放水可濟潮水既落車戽亦可須臨時斟酌申嚴啓

閉守閘者勿弛禁也 徐北鎮口黃運交會之處伏  
秋黃水大發時多灌入本口動至淤阻原任中河郎  
中陳瑛初建古洪內華二閘近該工科都給事中常  
題建鎮口一閘如遇水發下板謹閉俟黃水消落即  
啓閘縱水外衝而漕河無淤墊之患啓一閉二悉如  
清江裏河事規與近日題奉明例行之其鎮口閘外  
東西兩堤原係挑河所積客土未堅內水湧出未免  
剝損伏秋之前密護椿笆堤固則閘無虞矣司閘者  
宜加慎焉 鎮口古洪二閘以東多傍山麓以西一  
望平曠濁河經流更無隄防黃水出岸橫截閘河腹  
心受病故于塔山支河接築縷堤九百四十二丈而

牛角灣係茶城運河舊渠又築壩一道東接塔山西  
接長堤幾二里許以遏黃流傍入但壩地原係河身  
下多積沙創築卑薄連歲失守肘腋為患已於本壩  
之南自舊縷堤支將軍廟起東接塔山增築長隄七  
百餘丈頗得重門禦暴之意冬春之際多加幫護伏  
秋之時晝夜防守預辦椿草以備不虞夏鎮第一要  
害宜殫心力勿忽 邳州東南六十里原有直河以  
宣泄蒙沂諸山之水近年因濁流倒灌直河遂塞諸  
山水俱迤邐由落馬湖經董陳二溝以出大河水勢  
紆迴則近邳田地常被淹浸湖波淼渺則候風舟楫  
遲滯艱危不特直河居民失市廛之利已也昔已開

復通行而迤裏閻家集等口乃原通落馬湖故道復築長隄過水此堤之堅瑕乃直河所視以通塞者每歲仍須加高加厚水發之時嚴行防守不令復出落馬湖庶直河可保不淤也奈何繼者失守長隄復決直河因之復塞矣務須查做先年規制為之此與耿車時灘之隄同一關楨在司河者加之意耳 曹縣武家壩王家壩迎溜掃灣逼近老堤最為險要而武壩險又甚焉萬一此壩潰決則城武金鄉數邑悉成沮洳且逼近閘河甚為可虞須於正月間多捲釘頭礮背埽壩以遏直射及將老長堤幫厚增高伏秋防守官夫時刻勿懈萬曆十七年武家壩外忽成淤灘

此亦一時之幸未可恃以忽修防也 汶水從陶恭而來就鹽河由博興車瀆入海自宋司空築壩戴村蜿蜒九里屹如天成迴狂瀾而逆之西會通河始得濟運此壩係全河屏障先年設夫增土植柳培護周密歲久防弛以漸單薄萬一乘瑕復歸故道不無可慮宜令東平汶上管河官督夫培土栽柳悉如舊制此運河第一喫緊關鍵故首及之 坎河口與戴村壩無異蓋因戴村既築之後水無傍洩歲久復衝此口泉水決入鹽河運河每至淺涸萬曆十六年都給事中常會同撫按題請築壩馴於十七年勅築石壩一道長六十丈水漲則任其外洩而湖河無泛濫之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六  
患水平則仍復內蓄而漕渠無淺涸之虞利賴甚重  
防守當嚴必每歲六月初旬即令東平州管河官駐  
劄壩上備料集夫相機捍禦九月初旬始得撤守著  
為定例永保萬全 馮家壩係蜀山湖之門戶地卑  
而水易洩故築壩以障之蓄可益運泛不病民何家  
口係南旺湖之尾閘此口稍卑汶水就西而下每決  
房家口而傷運河之堤南旺之水則涸矣今築石壩  
平時任其南逝水漲洩而之西良得策也每歲伏秋  
專責管河官不時巡視少有圯壞即便修砌二壩皆  
係都給事中常會題劄築馴督築頗固真永賴也  
坎河口石壩固為完策但可以洩水而不可以通沙

日久淤停沙填河內則能致水漲漫或沙背橫射河  
灣則能逼水衝決宜督管河官乘暇集夫挑濬使水  
不東逼徑直南趨誠為保全石壩要務 運艘全賴  
于漕渠而漕渠每資于水櫃五湖者水之櫃也止因  
舊堤浸廢界址不明民乘乾旱越界私種盡為禾黍  
之場先臣兵部侍郎王原建土堤南旺湖周圍隄長  
一萬九千七百八十八丈三尺蜀山湖隄自馮家壩  
起至蘇魯橋止長三千五百八十丈自蘇魯橋西至  
田家樓止原係收水門戶栽植封界高柳馬場湖隄  
東面長一千六百二十丈北面原留入水渠道栽植  
封界高柳馬踏湖隄自弘仁橋起至禹王廟止長三

千三百一十三丈安山湖堤長四千三百二十丈而  
斗門閘壩悉已完備可收濟漕永利萬曆十六年又  
該都給事中常會題增修馴因舊爲新督築完固但  
近湖射利之徒覬覦水退希圖耕種盜決之弊禁令  
當嚴每年冬春管河官周廻巡閱責令守湖人役投  
遞甘結庶河防飭而水利無滲洩之患疆界明而奸  
民杜侵越之萌矣 南旺分水地形最高所謂水脊  
也決諸南則南流決諸北則北流惟吾所用何如耳  
當春夏糧運盛行之時正汶水微弱之際分流則不  
足合流則有餘宜效輪番法如運艘淺于濟寧之間  
則閉南旺北閘令汶盡南流以灌茶城如運艘淺于

東昌之間則閉南旺南閘令汶盡北流以灌臨清當  
其南也更發濱南諸湖水佐之當其北也更發濱北  
諸湖水佐之泉湖兼注南北合流即遇旱暵克有濟  
矣此以智役水以人勝天力不勞而功倍計無逾此  
臨時酌之 南旺舊例兩年一大挑築壩斷流不通  
舟楫始開月河官民稱便欲挑正河必先挑月河一  
時兩役並興夫多苦累時迫則工必畧工畧則沙必  
淤自今萬曆十八年挑正河爲大挑十九年挑月河  
爲小挑以後著爲定規庶舟楫往返既不阻於稽緩  
夫役用工亦不病於煩難矣 閘河地亢衛河地窪  
臨清板閘口正閘衛兩水交會處所每歲三四月間

雨少泉澀開河既淺衛水又消高下陡峻勢若建瓴  
每一啓板放船無幾水即盡耗漕舟多阻宜于閘口  
百丈之外用椿草設築土壩一座中留金門安置活  
板如閘制然將啓板閘先閉活閘則外有所障水勢  
稍緩而于運艘出口易于打放衛水大發即從拆卸  
歲一行之費無幾何此亦權宜之要術也 衛水發  
源於河南輝縣蘇門山名曰朔刀泉經新鄉等處合  
淇漳二水逾館陶至臨清合汶河之水經德州出天  
津直沽入海板閘以下全賴此水濟運夏秋之交糧  
運盛行每患淺澀蓋因輝縣源頭建有仁義禮智信  
五閘壅泉灌溉民田以致水不下流殊妨國計宜行

分巡東昌道每歲糧運北行衛水消涸呈報總河衙  
門移文河南管河道速將五閘封閉俾水盡歸運河  
其餘月分或水勢充盈仍聽民便庶公私兩不相妨  
而運艘不滯矣 按山東泉源屬濟兗二府一十六  
州縣共一百八十泉分爲五派以濟運道新泰萊蕪  
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北九州  
縣之泉俱入南旺分流其功最多關係最重是爲分  
水派也泗水曲阜滋陽寧陽迤南四縣之泉俱入濟  
寧關係亦大是爲天井派也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  
西曲阜之北五州縣之泉俱入魯橋是爲魯橋派也  
滕縣諸泉近入獨山呂孟等湖以達新河是爲新河



派也又沂水蒙陰諸泉與嶧縣許池泉俱入邳州徐  
呂而下黃河經行無藉於此是為邳州派也酌其緩  
急則分水天井魯橋之派均屬漕河命脉每歲春夏  
聽司道嚴督管泉官夫疏濬通達俾源源而來庶幾  
有濟但數月不雨其流必竭萬曆十六年漕渠乾涸  
百計疏濬卒無涓滴之流至閏六月初旬大雨連朝  
諸泉俱湧河渠遂盈則地利未嘗不係于天時也至  
于山泉沙磧頗多汶河每為淤墊須于大挑之期一  
併挑濬使泉流無阻亦一策也 通惠河發源于昌  
平州神山泉會馬眼諸泉經都城入內府南出玉河  
橋由大通橋至通州而與白河合白河發源于霧靈

山由密雲縣會榆潭諸河至張家灣總名曰潞河至  
通州而與通惠河合勢並南流楊村以北通惠之勢  
峻若建瓴白河之流淤沙易阻夏秋水漲則懼其潦  
冬春水微則病其澀浮沙之地既難建閘以備節宣  
惟有濬築之工殊為喫緊萬曆十五年勅設管河通  
判專駐楊村其為修防計得矣但查沿河兩堤如搬  
罾口火燒屯通濟廠東耍兒渡口王家務華家口閘  
家口綿花市猪市口觀音堂蔡家口桃花口以上堤  
岸坍塌卑薄最為險要水發即決濱河州縣滄漫為  
患漕艘漂淌人甚危之應行司道督行管河官每歲  
冬間辦積椿草春初率夫將前隄加高幫厚真土實

杵不得雜沙塞責糧運將至設法疏濬或築束水小  
壩衝刷深廣俾漕舟無膠滯之虞民業免沮洳之害  
以上河防險要 一築順水壩俗名雞背又名馬頭專為喫緊  
迎溜處所如本堤水刷洶湧雖有邊埽難以久恃必  
須將本隄首築順水壩一道長十數丈或五六丈一  
丈之壩可逼水遠去數丈隄根自成淤灘而下首之  
隄俱涸矣安埽之法上水箱邊埽宜出將裹頭埽藏  
入在內下水埽宜退藏入裹頭埽內庶水不得揭動  
埽也如築長六丈闊四丈高一丈用埽兩面廂邊每  
邊用埽二行裹頭二行中間填土每行用埽三層共  
計用中埽十八箇每箇長五丈高三尺用草四百束

柳稍八十束草繩四十條排椿簽椿共用椿木四根  
人夫二十五工共用捲埽隄夫四百五十工運土隄  
夫二百工俱不議工食共用草七千二百束該銀一  
十四兩四錢柳梢或葦一千四百四十束該銀一十  
四兩四錢草繩七百二十套該銀二十一兩六錢椿  
木七十二根該銀七兩二錢行繩十二條每條重四  
十斤共用糶四百八十斤該銀二兩四錢約共該銀  
六十兩如無柳稍以葦代之 一造滾水石壩即減  
水壩也為伏秋水發盈漕恐勢大漫隄設此分殺水  
勢稍消即歸正漕故建壩必擇要害卑窪去處堅實  
地基先下地釘椿木平下龍骨木仍用石楂樁鐵樁

行水行錄卷一百二十六  
七  
縫方鋪底石壘砌鴈翅宜長宜坡跌水宜長迎水宜短俱用立石攔門樁數層其地釘樁須劄鷹架用懸礮釘下石縫需用糯汁和灰縫使水不入如石壩一座壩身連鴈翅共長三十丈壩身根闊一丈五尺收頂一丈二尺高一尺五寸迎水闊五尺跌水石闊二丈四尺四鴈翅各斜長二丈五尺高九尺用粗細石計長一千三百九十餘丈并地釘樁龍骨木鐵錠鐵銷煤炭木炭石灰糯米糝麻及各匠工食約共該銀一千九百餘兩其運石抬石搬料夫船并官夫廩糧工食臨期酌給 一建石閘建閘節水必擇堅地開基先挖固工塘有水即車乾方下地釘樁將樁頭鋸

平樁縫上用龍骨木地平板鋪底用灰麻艫過方砌底石仍于迎水用立石一行攔門樁二行跌水用立石二行攔門樁八行如地平板鋪完工過半矣自金門起兩面壘砌完方鋪海漫鴈翅 金門長二丈七尺兩邊轉角至鴈翅各長五丈共用石三千一百丈閘底海漫攔水跌水共用石九百丈 項共用石四千丈并鐵錠鐵銷鐵錫天橋環地釘樁龍骨木地平板萬年坊閘板絞關閘耳絞軸托橋木石灰香油糝麻柴炭等項及各匠工食約共該銀三千兩有奇其官夫廩糧工食臨期酌給 一建涵洞涵洞以洩積水基址亦擇堅實方可下釘樁砌石水多則建二孔

行水行錄卷一百二十六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六  
少止一孔假如涵洞一座口闊一丈五尺身長二丈  
中立石牆一堵亦長二丈寬五尺分爲二孔每孔寬  
五尺兩邊四鴈翅各一丈五尺共用石二百丈并地  
釘椿鐵錠石灰板木并各匠工食約該銀一百八十  
餘兩其夫役工食臨期酌給 一建車船壩先築基  
堅實埋大木于下以草土覆之時灌水其上令軟滑  
不傷船壩東西用將軍柱各四柱上橫施天盤木各  
二下施石窩各二中置轉軸木各二根每根爲竅二  
貫以絞關木繫筏纜于船縛于軸執絞關木環軸而  
推之 一挑河凡挑河面宜闊底宜深如鍋底樣庶  
中流常深且岸不坍塌如不用堤須將土運于百餘

丈外以免淋入河內 凡創開河者每方廣一丈每  
夫日開深一尺爲一工挑濬泥水相半者減十分之  
五全係水中撈取者減十之七八取土登岸就而築  
隄者亦以半折算焉 一開河偶淺急疏之法凡開  
河淺處如水溜在中須兩岸築丁頭壩以束之水溜  
在傍將淺邊順築束水長壩以逼之水由壩中其勢  
自急中溜自深如淺處不多或排板插下泥內逼水  
湧刷或排小船用杏葉杓挖濬必不得已則用椿草  
製活閘節水亦一策也 凡涵洞所以洩水本是無  
妨但須明設石閘以嚴啓閉若暗開隄址草木蒙叢  
便難覺察萬曆八年奸民私囑管河主簿將南岸遙

隄暗開涵洞數座十七年伏水暴漲單家口水從涵洞洩出勢甚洶湧一鼓而開遂成大決此可謂明鑑矣司河者知之

以上修守事宜  
河防一覽

卷第百廿六

行水金鑑

運河水

卷第百廿七

明神宗萬曆二十一年五月丁卯工部題覆漕河防守向在伏秋今不意春雨異常自濟寧暨淮湖一帶堤岸衝決關係非細近該河臣舒應龍奏在濟寧上下湖水漲溢則議築堽城開壩以遏汶水之南開馬踏湖月河口以導汶河之北在淮揚之間則議開通濟開旁月河口壩以及文華寺前一壩以殺水勢且欲幫築湖堤開洩涵洞廣募夫役早派委官及責成府州縣掌印官俱目前事勢所不容已者而科臣劉弘寶一疏尤有深慮疏內原擬各款逐一舉行以圖萬全從之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正月丙午給事中桂有根言河工雇額月給銀一兩足以供事者少倘增額廣募自可計日告成至如性義嶺當充徐之交河臣舒應龍議開渠洩昭陽等湖以免金魚各縣之淪漲杜運河隄岸之衝決令撫按速行勘報以數萬金量增雇直則興工隨以寓賑部覆從之 二月癸亥直隸巡按蔡才奏稱淮安通濟閘乃漕運咽喉請濬閘左舊河更開閘右新河三閘並出獲利而免害又請加培左畔大堤部議行總河相度從之 九月戊戌韓莊新河成總督河道工部尚書舒應龍加太子少保賞銀幣管閘主事尹從教管河叅政海淳叅議邵以仁同知羅大奎等各陞賞紀錄

有差

明神宗實錄

舒應龍字時見全州人嘉靖戊辰進士萬曆二十年以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河決汶上灌徐邳潰漕堤幾二百里應龍求通洩之途於微山湖東得韓家莊其地在性義嶺南不經葛墟嶺可引湖水由彭湖注之洩乃疏請開支渠四十餘里凡五閱月工成此開洩之首功也二十二年以河工成加太子少保

子少保

山東全河備考

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二月庚戌工部覆奏河防工竣經管各官會覈勤惰既明今將揚州等府同知等官劉不息等高郵等州正官許一誠等山陽等縣正官何際

可等各優叙紀錄其各州縣佐領武職另行獎賞并失  
事應戒者俱請旨舉行從之

明神宗實錄

是年決高郵中堤七顆柳郎中詹在泮等嚴督官夫

築塞

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曆二十四年八月丁酉命管理河北郎中黃  
承廟諱挑浚南旺等處運河

壬寅部覆總督河道工部

尚書楊一魁條議分黃導淮事宜十事

前後九條俱入河淮

一議放湖

水以疏漕渠蓋高寶諸湖原係沃壤自淮黃逆擁衝決  
汪洋即歲加堤障猶多昏墊今入江入海之路既浚分  
黃導淮之功已成應於涇河子嬰溝金灣河諸閘并瓜  
儀二閘並為開治大啓湖水就湖疏渠與高寶越河相

接既避運道風波之險而水涸成田給民菽種漸議起  
科以充河費 九月癸卯巡視蘆溝橋御史蔣汝瑚奏  
東西河商稅查閱地圖分別疆界謂陝商從小直沽河  
入者應報東河而山西商自五臺山運木由新落河至  
趙堡口謂之西河與小直沽相去遠遠而前旨併入東  
河則西河之稅虛而御史可以不設與管河郎中格不  
報

明神宗實錄

陸化淳字居復號湛源 〇 〇 人萬曆壬辰進士除工  
部郎中治濟上諸泉諸泉當漕渠淺則由鎮口奔注  
入漕漕仰泉給當漕渠溢則泛濫反涌入鎮口旁決  
不下時累歲適當其溢諸水櫃水壑所以備涸者多

爲豪右所侵甚至鞠爲榛莽諸治泉夫皆供他調發  
公計河之盈縮不可期一值其縮則運艘何藉而北  
達具議於總河楊公一魁亟是之令行如議公昕夕  
乘橈攬周視決壅導流不惜胼胝引繩批根不憚豪  
右諸泉畢理丙申工竣而徐呂以下多患漕梗濟上  
轉輸如故楊公大噐公且議久任會已有代者遂寢  
諸聞夫苦於中官虐使公悉詳爲條教啓閉送迎皆  
有恒度約曰闌而出吾度者吾治之如吾教若不以  
聞吾而私笞掠人者吾治之當如所奉教於是上下  
凜凜三年如一日也丁酉冬報命歷虔州知州

撰陸公化淳傳

嬰汝稷

萬曆二十五年四月江都運河南門二里橋一帶水  
勢直洩無蓄爲鹽漕梗該巡鹽御史楊光訓題請檄  
揚州府知府郭光復開自二里橋河口起入西折而  
東從姚家溝以入舊河自四月興工八月告竣名寶  
帶新河民漕便焉

南河全考

萬曆丁酉歲<sup>二十五年</sup>當糧運盛行之期漕河乾涸自桃宿  
而上至鎮口黃幾斷流三尺童子可攝衣而渡糧船  
膠澀不前探水稍深處則移舟就之河官乃築攔河  
壩橫亘河中蓄水濟舟以緩須臾之急少頃又涸命  
去其船上竹木貨物又涸命運其米於兩堤又涸舟  
且漸裂乃以繩繫其頭尾至是人情洶洶晝夜不得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一  
四  
休息有議僱車陸運者有議易米納銀者計無所從  
運官羣聚告急旗甲接踵潛逃比時巡漕直指馬公  
駐節宿遷親為督促無如之何也乃上疏論劾自總  
河司道以下皆被重叅時倭信且急慮者謂從旅順  
口直抵廟灣薄淮城據糧為餉扼吭而拊背則京師  
危矣總河楊公及司道諸公皆倉皇莫措手足先以  
萬人委州判程潮濬境山引瀦水濟漕不二日而水  
告竭矣又移夫至梁家口開挑支河引微山湖水以  
灌漕施工幾半業費千金忽飛騎召余約三日抵鎮  
口余如期赴召觀公憂形於色仰天歎曰今年運事  
大壞疏導諸水十無一濟子素習河渠且出余特簡

當以何策寬我耶因言見委程州判濬微山湖事余  
啓公須往視可否乃能定計耳公許之辭出至微山  
口細觀形勢幅圓約二十餘里令人探水淺深僅二  
三尺許及詢之土人皆曰此湖係四面積水並無源  
泉余曰此正所謂雨集皆盈涸可立待者豈足充六  
百里河身耶從此止工可省銀萬計轉之別圖不可  
乎隨回鎮口一一復公公曰子言良是據子所見孰  
可加工者余曰職昨趨召時由小浮橋涉河中有渾  
水一綫涓涓不息此黃流也聞上源一決于黃堦再  
決於義安山上流既分則下流自淺浮橋水勢微細  
宜然也黃堦工力浩繁未易輕舉若調微山之夫堵

義安之口再於小浮橋出口處闢開數十丈則黃水盡歸小浮橋沛達正河濟漕之策無逾此也公曰善悉以微山之夫應之而廩糧椿埽令取辦於徐州是日辭總河返徐州謁見道尊中菴徐公備道所以公曰此口趙運同曾知州塞之久矣屢塞屢決徒費貲耳余曰凡築決口塞而復潰者以下流隘窄水不能洩必滿而逆行上下搏激勢必中潰若上塞下闢則隨來隨洩奚潰之有如人飲食下咽而水穀道閉塞小則腹脹大則嘔逆自然之勢也公始領之而尚在猶豫間余復進曰事急矣再遲數日則船裂米爛縱治之無益也請以千人闢小浮橋以萬人築義安口

半月不效願以身當公方委心任之時五月二日也余正率夫興工徐公忽奉總漕褚公命往閱海州鹽城廟灣一帶城池兵馬次日啓行嗟嗟漕事艱阻勢如然眉徐道業有專責重比止山總漕公顧以不可必之倭而易此不容緩之役其意可概見矣越三日河工所需物料甚亟而曾守靳而不發衆夫嗷嗷幾致脫巾奮呼余親馳曾所面折之曰君有治河責今河壞漕阻已被漕臺疏叅余此役爲君揀焚耳不假一杯水是自速禍也請三思之曾始悟乃給發衆夫始定曾因道尊行且迎合總漕公意乃泄泄漫事如此施工甫五日水勢日漸東趨再五日水增三尺再

四日義安口合河水頓高丈許盡從小浮橋衝入運河前所築攔河壩數十處頃刻衝刷如洗數千金之費付之烏有余前力言築非策弗聽今果驗矣漕水既盈旗甲將前所貯堤上糧米及前所撤竹木貨物仍裝置船上且連日南風大作揚帆銜尾而進七日夜四百萬漕糧盡入鎮口歡聲雷動咸相慶曰寔更生我也其他南北往來縉紳士大夫得水而濟者不可勝紀傳聞兩都諸大老移書相勞漕臺馬公特疏薦之當漕事岌岌時徐道徐公日侍總河公經營邳宿間分司樊公亦相從後先區畫大拂總漕公意故徐有海州閱視之命總漕甚且上疏自避舉徐以代

徐益不自安遂稱疾挂冠南歸公清操亮節世方倚重無故而去衆共惜之兆元素愚戇觸忌旋亦罷職人謂以功爲過奈公論何樊公閱邸報喟然歎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乃上數千言爲余力辨於當道隨自乞休不允至京察公亦挂名黜列矣一時任事者解去殆盡蓋亦理勢之必然也兆元曰士君子出處有命存焉行止非人可尼也忠直之迂於時獨立之負於俗自古記之矣晉李生有言曰身可抑而道不可屈位可排而名不可奪此則吾人所宜自信者耳併書之以告後之安義命者

張兆元濟運始末

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三月庚子工部題覆工科給事

中楊應文議開泃河之疏大畧謂頃自堙口一決黃河  
南徙徐呂而下幾於斷流於是開李吉小浮橋等處及  
鎮口以下建閘引水以通漕目前似可無虞矣然非永  
久之計也泃河北接汶泗諸水東受沂蒙諸泉其源本  
不易竭而岸高土堅又能束其流而使之不漫即有湖  
也而涯涘可循即有石也而罅漏可鑿隆慶間河臣翁  
大立萬曆間河臣傅希摯嘗議開而不果若以河道歲  
修之費而用之於此事半功倍一勞永逸臣固以為泃  
河宜議也科臣之言良有深見但事在彼中難以遙度  
宜咨河臣及巡漕等各御史勘議可否以為行止報可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二十八年九月辛丑朔工科都給事中王  
德完條上漳流北徙二變二患三策言河決小屯東經  
魏縣元城抵館陶入衛為一變其害小河決高家口廝  
二流於臨漳之南地俱至城安縣東呂彪河合流經廣  
平肥鄉永年至曲州入滏水同流至青縣口方入運河  
為再變其害大滏水不勝漳而今納漳則狹小不足收  
束巨浪病溢而患在民衛水昔仰漳而今舍漳則細緩  
不能掃捲沙泥病痼而患在運塞高家河口導入小屯  
河費少利多為上策仍廻龍鎮至小灘入衛費鉅害少  
為中策築呂彪河口岸隄漳水運道固不資利地方亦  
不罹害為下策中雜引漢事為證而未復力薦原任知

縣劉宇郎中樊兆程章下所司覆議三策總治漳之建  
畫與利害之更端容資漕河部院逐一從長計議務使  
國計民生一舉有賴報可。十二月辛卯工部覆直隸  
巡按何祺所奏三議其白塔河之復漕船回南既免風  
波之險又與鹽政關稅無妨復之誠便洳河之開蓋用  
黃河為漕有利有害用洳河為漕有利無害但洳河之  
外若繇微山呂孟周柳諸湖伏秋水發不無風波之險  
冬春水涸未免淺阻之虞必須上下另鑿漕渠建閘節  
水庶幾通漕悠利漳河之引已經具題奉旨咨河漕督  
臣會同保定河南撫臣督率司道查議具覆相應并催  
務期引漳會衛以圖永濟允之

明神宗實錄

是年正月總督河漕尚書劉東星檄郎中顧雲鳳署  
道事揚州府知府楊洵督夫開挑邵伯越河長一十  
八里闊一十餘丈十一月又挑界首鎮越河長一千  
八百八十九丈七尺各建南北金門石閘二座其邵  
伯越河又建減水石閘一座迄今官民船隻永避湖

險。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曆二十九年正月乙酉武英殿中書舍人管  
理山東礦務程守訓疏請改易漕渠繇高郵州達淮安  
府廟灣入海經數百里達山東膠州麻灣入新河至海  
倉復入海又經千餘里達天津省會通之勞而避海運  
之險工科給事中張問達劾其蠹國殃民且假稱明旨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七  
九  
嚇騙賊數十萬乞亟為罷斥并發諸臣論劾諸疏一一  
追究不報 四月甲申工部尚書楊一魁等言今歲經  
月不雨徐邳一帶糧運淺阻乞敕河道官員講求長策  
務期克濟從之 九月乙未朔工科左給事中張問達  
言漕運之期兌支過淮過洪各有定期抵壩抵灣不逾  
五月而回空之船亦無凍阻自黃堙口之決而南徙也  
徐邳三百里之間幾至斷流河臣乃議開趙家圈以黃  
河故道不及四十里接引黃流下通三仙臺支渠出小  
浮橋以入運河趙家圈告竣復採舊議開泇河舍黃流  
引汶泗山川泉源之水以為運道便宜經久之謀心亦  
良苦然地多沙石工尚未就而趙家圈日就淤塞因而

斷流徐邳間三百里河水尺餘糧船停閣不行者幾一  
月矣及入閘河又多淺阻臨清以北河流甚細此一萬  
二百七十有餘之艘相與爭一線之水而不能速進之  
故也夫糧船抵壩遲故交納遲交納遲故回空又遲入  
秋徂冬不可不及時治以為明年接運之計也伏乞敕  
下該部設法起剥早令南還而河臣劉東星宜問其病  
之果否酌議去留則河道可通而漕務有賴矣章下所  
司 已未直隸巡按張養志言治河之策不越理黃河  
開泇河之兩端而黃河之說有四泇河之說亦有四一  
曰塞黃堙口以杜洩水之隙蓋運道河身原淺故蓄水  
不深全賴黃水接濟方可通運自堙口一決全河勢已

南徙見今口闊八十餘丈水深二丈四五尺三丈不等  
以致東河微細濁河乾涸徐邳一帶年年淺澀前年開  
趙家圈三仙臺今歲開李吉口旋亦淤塞職此之故須  
將此口預爲堵塞使水不南洩盡向東注庶運河之水  
常盈而糧艘可免阻滯一曰濬李吉口以通引水之源  
自趙家圈既淤所賴以引導黃水接濟運道惟此口耳  
黃堠口衝決日久勢已深闊須將此口大加挑挖深闊  
相等始得分奪其勢但此口至運河長三百里工力浩  
繁合於每歲運畢之日自李吉口至堅城集隸山東自  
堅城集至鎮口隸徐屬併力興工大加疏濬近口處闊  
二十丈以下闊十餘丈俱深一丈四五尺庶可引水一

半東注而宿邳之間可免淺涸之患一曰濬邳徐漕河  
以爲受水之地自邳宿以至徐呂地高河淺難以蓄水  
每至春夏之交率多淺澀合于初冬以後將北自珠梅  
閘南自宿邳一帶探勘淺處即以額設撈淺二夫大加  
疏濬三五尺務俾深通更于大浮橋迤北劉家灣建閘  
一座鎮口閘迤北至玉皇廟建閘一座以時啓閉庶停  
蓄自深節宣有具一曰築永夏堤以防決水之虞此堤  
束水歸漕關係甚重先年原係土民接築禦水後因黃  
河南徙水漲沙淤前提低矮單薄去歲馬家溜何家集  
衝決數口水盡南奔不惟徐邳運道淺涸即永夏田廬  
亦被淹沒今雖堵塞尚未完工近又衝決申家營三四

十丈若不上緊加幫恐難捍禦合于此堤幫修高厚夯  
杵堅實更接築大堤一道直至大石山頭俾南岸一帶  
俱有堤禦以上四款皆運道之不可缺者也一曰開黃  
泥灣以通入沔之徑邳州沂河口入沔河之門戶也進  
口六七里有湖名連二汪其水淺而且闊下多淤泥糧  
船至此沾滯難行欲為挑濬則無岸可修欲為埽壩則  
無根可據查得湖外有黃泥灣離湖不遠地亦頗低自  
沂口至湖之北崖約二十餘里合於此處窅河一道以  
接沔口不必拘定丈尺惟以可通運艘為度湖水引以  
灌河湖身棄而不用所費不多成功亦易運舟從此可  
以直達沔口一曰鑿萬家莊以接沔口之源沔口遙北

有地名萬家莊以及臺家莊侯家灣梁城等處原係山  
岡高阜之地且多砂礮石塊極難為工河臣劉東星併  
力疏鑿業已成河今歲輕小糧船已通行三五十隻但  
河身尚淺水止二三尺不等江浙湖廣糧船重大難以  
通行合於此處更加鑿削三五尺俾韓莊之水下接沔  
口並蓄水五六尺深庶糧船不論大小輕重沛然可達  
矣一曰濬支河以避微口之險韓莊之西有湖曰微口  
上下三十餘里水深丈餘必測水勢深淺插立標竿以  
為向導遇風揭帆頃刻可過偶遇暴風不免漂流今已  
於湖邊開支河一道下接韓莊上通西柳莊四十五里  
不由湖中挽拽有路合將此河再加疏濬庶可免漂沒



之患一曰建閘座以為蓄洩之具地勢原有高下則水自有淺深萬莊一帶地勢原高雖所開河身一二丈四五尺不等較之洳河以南猶為高峻北來之水至此南下必速合於此處比照濟寧在城等處或三五里或十數里相其地勢建閘三五座以時蓄洩庶節宣有具水可常盈無淺澀之患矣以上四款皆洳河之不可缺者也夫黃堦口先是河臣以為不可塞而臣以為可塞者蓋彼時徐呂二洪不患淺涸而患衝決故留之洩水以防衝運之患此時二洪不患衝決而患乾涸故塞之借水以成濟運之功洳河先此河臣以為不可開而臣以為可開者蓋前此疏鑿未至砂石已鑿深通頗易故謂

其可開者惜成功之不可棄也此二役也理黃河乃萬世不易之經開洳河乃一時濟變之權譬之用兵黃河為正洳河為奇理黃河而並修洳河此奇正並用萬全之謀也若修洳河而遂棄黃河此舍正而用奇非長勝之道也非臣之所知也工部覆奏請命河道諸臣勘議得旨這河議著作速會勘來行毋得遷延推諉以誤漕計十一月辛亥河南道御史高舉疏言我朝奠鼎燕京數百萬眾待命漕渠乃今倉廩空虛漕河淺澀治河之人杳乎未有明年歲運可為寒心臣試以治河之策與用治河之人言之夫漕艘北來出清口入古洪中間三百餘里實藉力黃流比因河臣溺職黃堦口開濁流

南徙浮沙北壅歷徐邳抵宿遷昔之洪濤幾為陸地以故糧艘至宿停閣彌月所幸大雨時行汙潦暴集僅完運事尚有糧二十餘萬迄未入倉即入倉較之往年已遲幾月轉瞬冬殘水淺冰合回空何時赴兌何時過淮洪而輸倉亦又何時臣用抱杞憂廣詢眾口大約其策有三如新口大決黃堦口業淤其半宜乘此半淤大濬黃堦以下舊河務使深廣始引黃水而注之東遂塞黃堦而過其南俟舊河之衝刷既深則南旋之水勢必殺方并新口而塞之來歲之運庶其有濟又如泃河之役費累巨萬而未奏成功聞近日糧運空船輕小貨船間有往來而竟難濟運者緣所挑河身狹而且淺又中有

山一段攻鑿為難故爾中棄似宜大加疏鑿而底於成臣又查國初曾用海運南北無虞獨其中經黑水大洋內有礁石觸舟多覆迨淮揚漕河既成此河遂廢嘉靖間漕河汜濫復議及之此時王獻委崔引禮董治其事幾有成績故道見存東由麻灣海口入河北折蜿蜒僅四百里道經膠州高密出海倉口一日可抵天津既脫風濤亦復徑捷據土人僉云每遇秋水溢糶販貿易之舟見在通行今但疏其壅去其塞事半功倍至便計也引禮之子同知崔淳曾與其事能道其詳且謂約其經費不至虛糜止須數萬夫不煩征調但借班軍假之二年可告成事事成當與河運遞相為用彼塞則此通此

塞則彼通兩利並存此亦一勞永逸之策也至先臣劉應節之旋開而旋罷者非河之罪以舍故道而鑿黃埠嶺膠人圖便之口誤之耳以上三策願當事熟計其便而審用之然欲奏河功宜先分職掌往年總河總漕設兩大臣分曹而理二百年來鮮有敗事往效可觀也頃因倭警防海責之巡撫乃以漕河兩事并之一人詎不省費第未思昔之漕運河道緊要事務總在淮揚并奚不可今則漕運於江北而河決於中州二事並亟勢必不能騎牆而兩顧今即不並設亦宜以漕務付鳳陽巡撫以河務付總河大臣姑待事完另議庶人有專責事有專功可不致顧左失右推諉誤事也夫職掌既分會

推宜慎職聞會推之日此推之彼甲諉於乙有德者疑于受德有怨者嫌于受怨舉有微疵者懼人之議其後舉有盛名者慚已之狃於徇此必無德無怨無咎無譽之人而後可於國家事未必濟也且今之會推三次推者七人雖俱一時之選第人各有能事難槩任如云人有人有當于治河不敢信也且推而見用或出都在道任意遷延履任養尊置身清遠欲行一事先會稿各臺及會成一稿復分委各道各道委各府各府委各州縣而始行勘議即勘有肯綮議有次第又須會文申各府各府申各道各道申各臺間有未妥者必一再批駁而議始畫一即議已妥矣必各臺詳允而事始舉行動經數

月少亦不下數旬如此推諉玩愒何日而可有治河之人何時而可底治河之績哉臣謂會推臣工各宜計國務秉公心無分朝野略彼生平但期於國事有濟才品俱優者為上果才優而品非眾服者亦在不遺唯顧其人之精神力量足勝河任以赤心行實事念為公家身甘勞瘁者舉而用之奉旨後責之即日登途勿耽時日到任之後更責之遍歷河濱所至詢之父老叅之輿論以配已見一面踏勘一面議估作速處置錢糧鳩集夫役刻期興事計日省勞仍復與以便宜寬其文法斯則人當其事事宜於人可屈指而奏效也功成而允運如期則超擢示勸并及舉者祈教該部查議速行治河之

臣早賜簡用得旨往年河漕設兩大臣今以兩事并於一官應否並設該部院看議來說這本言多可採該部便看議來行 甲寅大學士沈一貫言臣接御史高舉揭帖內言河漕利害竊謂其言可採蓋京師受天下轉輸歲以巨萬計第恃一線漕河耳今年春夏間徐州一阻而二十萬糧遂不入倉若不急圖妨害明年運事不小三輔內地所在告荒太倉之米不支一年至于銀庫罄竭如掃倘有脫巾而呼者何以弭之總河大臣已經屢推伏承皇上垂問黃河事情臣聞黃河謂之神河衝徙不常最難測度先年所決之處似難一一責問今第宜及早命官不惜財力以收後效今日廷臣即推河南

鳳陽二巡撫正因二臣見在地方易於到任故耳唯望  
聖明加意簡擇原票臣難輕改時上以黃河南決責問  
往日河臣故一貫回奏云

明神宗實錄

東星奉詔開泇河泇界滕嶧間南通淮海引漕甚便  
前總督翁大立首議開浚後尚書朱衡都御史傅希  
摯復言之朝廷數遣官行視迄無成畫河臣舒應龍  
嘗鑿韓莊工亦中輟東星力任其役初議費百二十  
萬及工起費止七萬而渠已成十之三會有疾求去  
屢旨慰留卒官後李化龍循其遺跡與李三才共成  
之漕永利焉

明史稿

卷第百廿七

行水金鑑

運河水

卷第百廿八

明神宗萬曆三十年正月己未增設漕河道一員以霸州兵備參政汪可受陞山東按察司專管其事從總河都御史李頤議也 壬午戶部尚書陳藻以河南修築汴堤徑留漕折贖罰事例等銀疏爭之曰河防修築事隸工部應自設處若別部錢糧必移咨商確方可開許未有徑留之理漕折贖罰事例等銀乃本部濟邊正額當此內帑極匱之秋日夕催償猶恐後時目今年例二百餘萬無銀可發萬一軍餉不繼倏有意外之虞誰當其咎歷稽往牒無以河務而徑留邊餉之例固萬萬難

從者也詔爾部錢糧既稱缺乏難借河工正值緊急待用之時工部便計處來說 閏二月甲午朔鳳陽巡撫李三才議治河緊急之策鎮口閘起至磨兒庄做閘河之制每三十里建閘一座依時啓閉以濟新運及堅城集至鎮口閘止挑浚河渠約費銀一十九萬有奇須留漕糧乃克濟事工科駁因何留糧今太通二倉不足兩年支放萬一他變尤可寒心工部調停兩說覆請浚河建閘及留漕糧等事令總理巡撫悉心講求擔任行之許便宜處置動用與工毋得推延誤事 癸丑工部尚書姚繼可疏言河南巡撫曾如春留戶部漕折等銀兩修築汴堤雖為河道計實為漕運計也查先年分黃導

淮之工該部曾協濟銀十二萬兩則今日之議留正與舊例相合本部之未經咨會者蓋緣春汛狂瀾橫溢陵運關係匪輕築隄之役時刻難緩若候會議可否未免各拘已見耽延時日有失事機且隄不築則河不治河不治則運不通運既不通漕糧自不能飛渡倉廩又何能充實于時即歸咎河渠之為害恐亦無及耳以此推之即緩急相濟固無不可者但該部既不欲通融而河工又值緊急豈有坐視待困之理備查該省額解錢糧如漕折之外尚有別項堪動者當另設處無損邊儲設或並無應用錢糧則在總河便宜動用以充堤費俱非臣等所敢遙度者詔是之曰河工緊急錢糧令總河及

巡撫設處便宜動用 六月辛卯朔工部尚書姚繼可  
以僉事汪光岸備陳開泇河之利知州俞汝為疏內又  
極言泇河不必開請命總河總漕及巡按巡漕巡鹽各  
御史同勘議果事半功倍永賴可期即速鳩工以濟糧  
運如或山多石梗工鑿難施不妨明白議止并力故道  
以節財力詳妥具題報可 明神宗實錄

是年五月高郵北關小開口潰決長六丈本司郎中  
顧雲鳳築塞之仍加磚石包砌堅固 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曆三十一年三月丁丑初清口陡涸運艘不  
前御史蔣以化淮撫李三才各疏聞并請寬過淮過洪  
之期許之仍命行總河酌議於是河臣曾如春言水涸

之故大都因淮黃交匯河底衝刷深且五丈外低內昂  
勢不能伏漚而上陡涸病根皆原於此今所恃淮南高  
寶諸湖之水臣檄行封閉甚早不令旁洩北引接運頗  
有餘資以故司道諸臣欲因便於高寶湖水而建閘浚  
渠節宣用之正永樂中陳平江已然之明效也目前濟  
運似無踰此工部如議覆上從之 四月戊戌巡按直  
隸御史楊廷筠以天降陰雨水勢增長清口可無淺阻  
之患上聞下部知之 五月二十五日風雨水雹如祁  
州成安永年肥鄉安州深澤等處漳釜沙燕等河汎溢  
橫流衝決隄岸清海百川萃至田廬盡沒城垣傾壞乞  
查勘賑恤 七月丁丑戶部覆倉塲總督議河流大溜



勢必至於凍阻請先嚴諭沿途諸司限五日一報催督  
過糧船數目其邊糧出關即使提幫前進他船不得阻  
撓上可之 八月丁亥工部覆管通惠河主事議將通  
灣天津一帶白河委官調集各屬額派淺夫設法挑浚  
務深四尺五寸所挑沙土即於兩岸築隄以防水發俟  
挑完果有成效後著為令每年糧運將到預先料理疏  
浚其各淺淺夫依議裁減餘者徵銀貯庫至各屬額派  
椿草柳栽曠工等俱按季交收從之 十二月乙巳工  
科都給事中侯慶遠因河臣李化龍議開泃河屬之直  
河以避河險而商費頗嗇期功太速遂上疏白泃之不  
可不開也明甚舒應龍劉東星業已再試之而利矣然

開泃之工雖不得比績安平其視南陽之役則不啻等  
而過為安平費至鉅萬南陽改浚百四十里為費四十  
萬有奇泃河上下二百六十里殆又倍之費止二十三  
萬何其嗇也夫底闢三文舟不得轉又不得方不太狹  
乎期以四月告成不太迫乎往以百萬開王家口而盡  
委之泥沙今尺寸見功而靳於二十萬不太失權衡乎  
則爭其深闊緩其事期倍其估數督河悉慮深計計部  
水部協力助輸陛下主其斷專任而責成之令得展布  
四體力圖永逸如所謂開嶠頭經落馬北岸直指宿遷  
永謝河伯之梗勿徒托之空言也又其地多岡麓水行  
易迅必岸深底平流緩而後水可停蓄蓄極始為溜以

宣之而仍攔以閘水庶其不匱也每閘必閘為月河令  
可容百艘庶其可避水漲敗舟也岡水易淺必相其可  
以瀦水之處令容納細流以備接濟庶其不一瀉而盡  
也往議取道於湖今避淺遵陸宜多其入漕之口仍遮  
以隄壩令逶迤乃下庶免暴漲之虞也洳河成而治河  
之工可以徐圖但不病漕與陵則任其所之稍防疏焉  
而不必力與之鬪然河不可縱之入淮淮利則洪澤水  
減而陵自安矣至所在隄防支口與其張皇於臨期何  
若預謹於平日府臣宜歲六巡其信地俟其當築導者  
而早報之道臣督臣道臣歲四巡酌而早報之督臣督  
臣歲二巡期以春秋之杪以定一歲大計而歲一一聞

於陛下以聽處分而釋南顧如漕規歲一會議例著為  
令可乎下部知之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三十二年正月乙丑工部題覆總理河道  
工部右侍郎李化龍疏請亟開洳河酌浚故道大要言  
河自開歸而下合運河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道考城  
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陸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  
濁河為中路由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  
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為北路由潘家口過司  
家道口至何家隄經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  
運是名符離河為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既  
遠於陵亦濟于運前督臣排羣議以興茲役竟以資用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八  
五  
乏絕不得竣事然自堅城以至鎮口河形尚爾宛然故  
為今之計惟守行隄開洳河其善有六其不必疑有二  
洳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聽之善一以二百六十  
里之洳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善二運不借河則我  
為政得以熟察機宜而治之善三估費二十萬金開二  
百六十里比朱尚書新河事半功倍善四開河必行召  
募春荒役興麥熟人散富民不苦賠窮民得以養善五  
糧船過洪必約春盡實畏河漲運入洳河朝暮無妨善  
六為陵捍患為民禦災無疑者一徐州城向苦洪水暴  
至洳河既開徐民之為魚者亦少無疑者二題請遵照  
施行及工科都給事中侯慶遠亦題稱共贊河漕大計

事部議洳河應挑直河應建閘座及築堤應用錢糧係  
議取用如或原議所開河底不無欠闕期日果爾大迫  
經費果爾不敷不妨照依科臣條議再為增益以圖久  
遠至科議歲巡歲報事規尤為河工急切要務各該府  
道督臣悉宜一體申飭上曰洳河既屢經料理端緒可  
成該總河身親籌度詳悉着及時上緊分工開浚所議  
經費如有不敷許其再為增益務圖久遠之計其餘分  
河保隄等事都着用心兼舉毋得疎玩 二月己酉河  
道總督李化龍題開洳分黃兩工並急上曰河工既急  
所請錢糧原經題允數內者准就近借資以濟急用其  
餘令部議以聞 五月辛丑河道總督曹時聘奏洳河

行水金鑑卷二十一  
六  
一役肇於壬辰之洩河水關於辛丑之達沂河而避河  
鑿石遂成通津則河臣李化龍之議也上自李家港下  
至直河口計長二百六十里已於去年四月盡行開通  
糧艘之由洩而上者業五千餘隻矣祇緣張村集以下  
三十里直河因其舊以為渠意在省費而不料水漲沙  
壅舟行稍滯兼之洩卑於直其水逆流土壩被衝其水  
旁洩遂不免為全河之累耳續該前河臣督行司道等  
官相度地形避高就下自張村西南創開支渠一道長  
三十一里下接田家口去年所開舊河其毛窩一段橫  
穿浮沙二十丈見用椿板廂護內實老土王市口之減  
水閘臺頓二莊之節水閘與夫彭家口之滾水壩一切

易之以石又自直河口以至劉家莊但係淺狹悉加闢  
浚今三月二十九日工役告竣放舟而入臣由曹單豐  
沛閱視黃流周咨挽回之策南趨鳳泗恭謁祖陵東出  
靈邳至於直口見運船鱗集口外兩旁者不下數百艘  
督夫挽拽不兩日而盡臣尾之而行沿途測量渠水皆  
深六七尺以上不惟無去年沙淺之虞即大泛口之溜  
亦已下建閘座有所節蓄而其勢轉平也近據各官揭  
報重船過王市口者至五月初三日已踰二千三十餘  
艘使此復魚貫而進無或脫幫則運事之早於往年當  
不止一兩月矣凡此皆前河臣李化龍經理就緒臣受  
事之始獲覩成功私竊慶幸除增設閘驛官員與一切

善後事宜陸續奏請外謹先馳報以慰聖懷疏下所司  
八月丙午河道總督李化龍奏報分水河成糧艘由  
泃河者已過三分之二由黃河大溜者止三分之一舊  
者已壞新者未成而過洪曾不愈限國之福也章下所  
司 庚戌河道總督曹時聘以淮徐道副使卜汝梁挂  
冠長往大批在邇亟須得人議將漕河道按察司汪可  
受加銜改補其漕河一道即行裁革以省糜費及可受  
以憂去復請以開封府知府馮盛明陞補下吏部覆議  
從之 癸亥工科右給事中宋一韓以漕渠淤澱及論  
舊河臣李化龍開泃之誤因言曹時聘意主大批庶幾  
近之乃責役於四百日之後為計亦左且夫以募集恐

難久恃乞下工部遣諭覆議施行從之 壬申工部覆  
李化龍分水河成故道漸復疏得旨分黃工役垂成一  
切築壩塞決等項正係喫緊各該撫按官務嚴行在河  
司道府縣等官速併力修築刻期完報以收一簣之功  
有稽悞工程致貽後患者不時叅處工完之日自行優  
叙 九月庚子工部尚書姚繼可言頃督臣所報分水  
河成故道漸復而又忽報單隄大潰豐沛蕩離魚濟運  
道危如累卵夫以此時報河工之就緒即以此時報河  
流之橫決科臣所請在河之臣無不殫心籌畫以固守  
隄防又未及隨時呈報以早圖拯護宜行總河覆核上  
曰河患衝決不寧先著作速保護漕隄毋令妨運在河

行水金鑑卷一百三十六  
官員必因總河丁憂玩弛失事俱難逃責着河道嚴查分別以聞仍速行督率及今水落時從長疏塞以待新官之至 十二月丁巳工部尚書姚繼可言泃黃之役不一勞則不永逸不捐四十萬之金錢二十萬之夫役必不能收萬全總河李化龍所議五河之支渠王市之石閘上緊挑砌大泛口之溜彭家口之淺作速浚治惟在新河臣速議上曰泃河着實浚治以資新運黃河應否大挑新總理酌議具奏宜速催赴任 戊午原任陝西叅政今調湖廣茶陵州知州范守已言國家漕輓仰給東南歲運四百萬石止賴惠通河一線之水耳而壅塞無常百十年來非止一次往者議開膠萊河議通海

運蒿目腐心迄無成功長慮却顧卒無善策邇因河流南徙二洪淺澀至厓皇上宵旰之憂賴有智謀大臣議開泃河自邳州至於夏鎮軼出彭城之左軸輻無阻厥功良多乃不意河決單縣復有南陽之淤也欲護漕渠不得不急治黃河欲治黃河不得不大費工力聞河工之需用銀八十萬兩動夫數十萬名過計者不無意外之慮况挑築於此處能保不橫決於他所河之遷徙無常漕之艱阻莫測何不別求便利以為永久之圖也查嘉靖六年河決豐沛東溢逾漕漫入昭陽湖左都御史胡世寧自南京赴召上疏言國初漕運自淮達河由陽武起六百餘里至衛水入舟轉達至京又聞沁水至武

陟縣紅荆口分流一派通衛近年始塞是河流因沁可  
以通衛也宜遣官踏視或紅荆口或陽武上下開通一  
河北達衛水以備徐沛之塞疏下工部詳議因河道都  
御史盛應期主開昭陽湖左新渠世寧之議不行久之  
新渠難成復濟故道因仍至今臣嘗往來沁口諸處見  
沁水自山西穿太行而南至武陟縣東南入河十數年  
前河沙淤塞沁口沁水不得入河乃自木蘭店東決岸  
奔流入衛則世寧紅荆口之說信矣彼時守土諸臣塞  
其決口築以堅隄仍導沁水入河而隄外遺有河形直  
抵衛許固至今存也若於原決築隄處建一石閘分沁  
水一派東流入衛為力甚易再將原衝河形補加修浚

兩岸培為纜道為力亦易計其工費用銀不過二三萬  
用夫不過一萬餘名而大工告成矣乃引漕舟自邳州  
溯河而上直抵沁口因沁入衛東達臨清則會通河可  
以不用也若謂溯河數百里或有灘溜之險無緯道之  
便則又有一河可由者查滎陽之東廣武山南一水東  
流經鄭州中牟之北祥符之西由朱仙鎮而南經尉氏  
扶溝西華之東沈丘之南在元史名為鄭水土人名為  
賈魯河者也南至周家口與潁水合流名為沙河至潁  
州正陽鎮入淮直抵淮安今自正陽至朱仙鎮舟楫通  
行畧無阻滯自朱仙鎮而北而西至鄭州西北惠濟橋  
地方不及二百里河身畧窄稍當修浚若於惠濟橋西

開一支渠分水一派北入黃河不及二十里渡河而北直入沁口爲道甚便如謂鄭水微弱不任漕舟則滎鄭之間又有京水索水瀕水諸泉皆可引入鄭水以濟漕挽再每二十里建一分水閘如會通河之北則蓄洩有時水自裕如計其工費丁力亦不過四五萬兩耳若此道旣通則漕舟出天妃閘即由洪澤湖入淮溯淮入潁水溯潁入鄭水牽挽尤穩黃河又可不用矣雖衝溢萬變何慮焉如河流安妥不致侵漕則夏鎮南陽之間仍加修浚兩利而俱存之分舟並進可免守閘之困如河流變遷東道有梗則專由鄭水而徐呂之道無問便利之策無逾此者臣懷此已二十餘年因會通河無阻不

敢輕言今屢浚屢塞而黃河又衝決無時侵逼益甚與其竭海內脂膏以填不測之壑孰若改絃易轍就此易竟之功緒也伏乞敕下工部及督河大臣差官踏視如果臣言可用先將武陟迤東至於衛水之潁東西百餘里原有河身故道發夫萬餘名及時挑浚約深一丈闊十丈却於木蘭店東築隄處所修建石閘一座分導沁水一派東行入衛舟至則啓閘以通漕舟盡則閉閘以掩水明歲春末其功可成姑將漕舟溯河而上由沁入衛以濟目前之急却議修浚朱仙鎮迤北至惠濟橋迤西分導鄭水以通漕舟則帑藏民力可省百倍而國家之利賴無窮矣或慮沁水入衛恐獲嘉新鄉之間不無



泛濫之虞不知建閘啓閉節宣其流止分十分之一二東行耳而沁之洪流固自南入黃水也如必思患預防當多建閘三五處相距或二十里或三十里無事重重固閉以防東流舟到遞相啓閉以為蓄洩又何泛濫之足虞耶或又謂大批黃河欲除民害工不容已臣非欲止其役但今日急在漕運而民害次之漕運一通國家之命脈已固雖黃河遷徙無常不過坍塌一二縣一二鄉之地耳為築長隄以捍其衝可也如勢不可遏遷其城郭以避之有何不可何必與河爭尺寸之地耶下工部覆議行總河及河南撫按勘議具奏

明神宗實錄

是年春正月總理河道侍郎李化龍請開洸河曰河

自開封歸德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出茶城向徐邳名濁河為中路由曹單豐沛出飛雲橋向徐溝名銀河為北路由潘家口入宿遷出小河口名符離河為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既遠於陵亦濟於運前河臣翁大立舒應龍並創洸河之議至劉東星大加開治漕艘由洸行者已十之三四至李化龍乃得竣事漕運便之

荅上紀開

是年總河尚書李化龍以為黃侵緯道漕事可虞於是大挑洸河自直河口起至李家港止開拓二百六十里漕船始由洸通行以避黃險本年秋河由昭陽湖穿李家口出鎮口全河上灌南陽北薄新店

南河全

考

先是萬曆三年部議開泇河隨該科道勘議題寢至是河決蒙牆決黃莊淹城郭病運道於是李化龍開挑泇河以便行運自王市口抵直河五百餘里以避

黃河三百里之險

淮安府志

明神宗萬曆三十三年二月丁卯總理河道少保兵部尚書丁憂李化龍奏臣以過大行虧廷禍臣母蒙皇上憫其憂苦亟點新臣又以河漕事重命臣料理候代臣思泇河業已通漕但直河一段沙淺韓莊臺莊郝山一帶尚多淺狹因行司道官督率各府佐於直河之南另挑支河三十里於王市等處建閘三座於彭家口臺莊

等處各加展浚至一萬二千三百丈足行全運臣之料理泇河者如此又念徐邳之間黃河大溜至不通舟因行司道官督率各府佐將塘池馬家淺高家灘各挑月河一道栲栳灣大加疏浚牛角灣張孤山范家山等處俱大加開闢令黃水順流南下不復舊年景象矣臣之料理黃河者如此又念南陽西隄頻年為黃水壅激湖水嚙蝕已多恐湖身漸高則黃水漸北因而穿漕是又一李家口矣因令各官集料鳩夫將南陽運河西岸釘椿下埽實土築隄以遏湖波又將單縣陳燦樓決口堵塞以絕來源臣之料理南陽一帶漕隄者如此蓋臣身雖不能出而心則不敢不盡體雖已抱病而力猶不敢

不竭今已得代故敢備述上聞少釋南顧之懷報聞  
三月丙申工部都水司員外考察浮躁潘大復奏臣奉  
命管理通惠河道自通州閹河至天津計程三百二十  
餘里沿途淺阻計五十餘處土人云河係浮沙隨浚隨  
淤故運艘至日近則自香河之黃家渡起剝遠則自武  
清之楊村以下起剝統計剝價之費大約十五萬餘兩  
而各旗甲之私貼不與焉至於投水插和種種弊端又  
未可縷指數也臣奉旨挑浚於三十二年四月開工本  
年六月止力役甫竣而大雨滂沱臣謂沙隨水來前功  
將盡棄矣至八九月間水消且盡運艘南來絲毫無阻  
彼時即宜具奏恐人謂偶緣霽雨遂爾貪天竊計今年

四月間再一淪疏倘仍復通行便可報命不意臣之不  
肖挂名察典故不得不明白一言以畢前件也報聞  
丁酉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曹時聘奏臣先任應天巡  
撫蒙恩陞任於二月初二日渡江而北沿途閱視儀揚  
高寶以至淮安河道俱各安瀾無恙清江浦見修隄工  
完及八分已上出清河口係淮黃交會之處測量水勢  
甚深桃源黃壩新成可備減水之用初十日至宿遷與  
新撫臣周孔教面代一意北行十二日至邳州直河口  
即沭河之下流也舊督臣李化龍咨送關防文卷即日  
接管行事舍舟登陸沿沭閱視所有開渠建閘各工亦  
俱完及八分以上其未竟者以水湧礮出頗難施力臣

酌其多寡難易限以日期總之三月初旬工役俱竣新河可以通行也復輓舟而上逐程按視如栲栳灣牛角灣二處跌溜甚險督令設法疏治務得其平自牛角灣而上即夏鎮也黃水自昭陽湖散漫而南出李家口至范家山仍歸徐邳故道第李家口外聯諸湖一望無際勢如滄海又自珠梅閘而上即南陽也一帶西隄因被黃流蕩嚙殘毀甚多前督臣已大加修築護以椿埽但四顧皆水雇船運土遠在二三十里之外計日程工須四月初旬乃能完事彼時大幫始至緯道已成銜尾而行可保必無梗阻耳報聞

明神宗實錄

李化龍字于田長垣人萬曆二年進士三十一年四

月起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與淮揚巡撫李三才奏開泇河由直河入泇口抵夏鎮二百六十里避黃河呂梁之險再以憂去

明史稿

黃河在西北土稍堅患衝突難禦在東南土益鬆患散漫難收李霖寰決計走泇河其言曰黃河者運河之賊也舍黃一里即避一里之賊其苦之如此

湧幢小品

葦云明運道興廢不一感思徵既開新河被論中較越四十年而朱少保卒成其功潘宮保開南陽河經夏鎮道留城出鎮口以避黃水之衝功亦偉矣乃泇河議興則以三難二悔之說進因此去官尋泇河之役亦報罷越三十年而李少保公然奏績甚矣哉天下之事成功遲速蓋有時數存焉迨至本朝靳文襄公與今相國遂寧公稟承聖訓開成中河遂致東南歲漕數百萬貢糈隸淮渡黃僅一十五里挂帆如駛安瀾無恙三百年來運道盡善盡美之數公者功不在宋尚書陳平江下矣

梅守相字春寰宣城人萬曆己丑進士任夏鎮分司

自劉東星開浚韓家莊以及李化龍鑿泇河功成皆  
守相為之佐理其有功漕河不亞於二公也

山東全河備

考

卷第百廿八

行水金鑑

卷第百廿九

運河水

明神宗萬曆三十四年二月壬寅廣西道御史史弼言  
國家水患惟河為急上關陵寢下關運道況今之河又  
非昔比漸徙漸北愈壅愈決陵患難寧運道日梗所在  
生靈廬舍沉淵浮苴棲木治河者迄無成功臣按先朝  
宋禮經營會通寢處河上始終數載揣高度低集思廣  
益兼以國初物力豐盛法令必行是以工成一舉利垂  
數世今則不然大役已興而議未決丁夫方集而料已  
窮驅饑疲之民於嚴寒之後枵腹墮指累累而是此不  
能慎始之故濱河守令半集河上沿河赤子悉赴工所

徵發太煩期會太促洵洵生心憂在瓦解此不能防微  
之故昔挑王家口費金錢百餘萬今挑朱旺口又需金  
錢八十萬竭澤可虞勞薪難繼此不能長慮之過洳河  
之役亦一時權宜但河塞而後議洳則洳成宜必可以  
代河今導河而河流愈漫浚洳而洳河日枯二役並興  
一役莫竟此不能圖終之過爲今之計固當廣集方畧  
而其要務則莫急於措處錢糧緩懷衆庶二者蓋集三  
省之衆於一方春深則濕氣蒸疫厲作宜析處分屯每  
屯相去里許於其中分任老壯多置居所分銀斗粟務  
沾實惠則應募者必衆應募者衆則可免調鄉丁彼鄉  
丁裹糧而赴千里之役去家而失農桑之期豈若應募

就食者得斗粟分文之惠免流離饑凍之苦哉至於錢  
糧內帑可捐外帑可借而漕糧必不可留蓋漕河固國  
家咽喉而漕糧尤國家命脉臣竊計每省協助不過三  
四萬則數十萬金錢一朝可集然金錢不可食必變爲  
粟米臣聞山東河南江北地方頗稔誠厚值以募米商  
而捐其稅米商必集米價自平轉三省粟以供數萬之  
衆何憂不及又臣觀今日諸臣人持一心山東諸臣利  
河南流河南諸臣利河東下兩議相持阻撓四出敗乃  
公事莫甚此曹乞亟選賢能同心戮力以幾平成之功  
不報 八月辛酉河道總督曹時聘言國家二百餘年  
自徐而下大都以河爲運邇來遷徙不常數失其利非

二洪告涸則諸溜難前內外臣工蒿目腐心莫不以無漕爲慮幸洳河一線先河臣舒應龍勅開韓家莊以洳湖水而路始通繼則劉東星大開梁城候行莊以試行運而路漸廣比至三十二年李化龍上開李家港鑿都水石下開直河口挑田家莊殫力經營行運過半而路始闢至三十三年二月內該臣接管見得改挑經始運艘將臨立限嚴催多方鼓舞莫春首夏接踵告完是年行運者八千二十二隻今年糧艘七千七百六十五隻盡數渡洳則洳之可賴豈不昭昭在人耳目哉然漕渠成矣河官未設閘座建矣官夫未定轉輸通矣置郵未改萑苻警矣司捕未立兼之閘禁未嚴節宣失度水利

一洳立觀膠舟臣不敢虧一簣之功廣集衆思謬畫善後六事以聞一議以充東道加管河二字於原領敕書內管滕嶧二縣河務兗州府馬捕通判及嶧縣縣丞俱令兼管洳務以便責成一議以黃家閘官夫移之韓莊留城閘官夫移之臺莊馬家橋官夫移之頓莊專司啟閉一議趙村爲邳宿適中之地萬家莊爲邳嶧適中之地各添設一驛以便應付一議於嶧縣臺家莊地方添設巡簡司置巡簡一員弓兵四十名以備干掇一議禁勢要人員不得恃強阻撓閘務以節水利一議補築殘隄截削灣背展闢陜岸疏浚淺沙以收全功皆從之九月辛未河道總督曹時聘以朱旺決口旣塞疏聞因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九  
三  
條議十事一移置專道一增設河官一勅築隄防一建  
立鋪廠一分別賞罰一久任責成一申明職掌一嚴禁  
那借一議處河夫一除豁占田工部覆如議上諭部臣  
連歲公帑民力俱竭於河上役不可再宜懷永圖既稱  
大壩已成全河東注必使盡出中路方保無虞趁此秋  
涸將一應南北隄岸儘力修築屹如山峙自然水得所  
歸方堪永賴所議十事俱依擬朝廷不惜懋賞亦不事  
姑息可即行與河上諸臣知之 十月辛亥廕原任總  
漕工部尚書劉東星一子入監讀書以議開泃河功成  
故也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二月癸卯工部覆議泃河善後

六事俱依議行從總河曹時聘之請也去歲漕河再決  
蕭碭之間以巨浸為憂自楊村集而下黃埝口而上再  
築再塞凡用夫二十萬人金錢八十萬緡至是乃言全  
河既已就軌泃河委應厚終開泃於梗漕之日固不可  
因泃而廢黃漕利於泃成之後亦不可因黃而廢泃兩  
利俱存庶緩急可賴如謂南陽之患已去而徐邳之險  
可乘異時有失誰司其咎乎因議築郝山之隄削頓莊  
之觜平大泛口之溜浚猫兒渦等處之淺建鉅梁首衝  
之閘增三市徐塘之壩以終泃河未就之功又議設河  
官置官夫建驛遞立巡司嚴閘禁加裁展以成新渠其  
後之務大率皆切近無甚糜耗然亦自去歲冬月三請



乃下 四月戊申河道總督曹時聘疏言夏鎮分司原  
管閘河上自珠梅下抵黃家運渠地方不過百里自梁  
境以下俱屬中河故責任差輕自萬曆十六年黃河盛  
漲倒灌鎮口遂議將梁境鎮口並丁家集縷隄盡屬夏  
鎮責任已倍矣然此不過百五十里之河耳今泃河既  
開自李家巷至劉昌莊則係沛縣自劉昌下抵黃林則  
入滕嶧之境延長一百六十餘里悉係漕艘使官仍主  
事則品秩未崇敕諭未頒則事權不重宜將夏鎮主事  
改為郎中頒給敕書照中河事例庶事權重而臂指相  
聯漕渠永賴矣章下所司 七月壬寅查核通灣所失  
糧艘自閏月甲申以前戊寅以後屢有漂溺凡損船三

十三隻米八千三百六十石滄死運軍二十六名其沿

河民戶漂沒者不復能稽

畿輔通志祥異志考中是年並不紀及水災  
乃通灣漂沒人船糧米如此之多甚至沿河

民戶被害者不復能稽而考不  
之及甚矣志乘之失載者多也

十二月甲子總河曹時聘以泃

渠告成核實工費再請錄効勞官員事下工部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三十六年二月乙丑工部再請覆覈泃河  
工費及効勞官員旨命巡漕御史查勘分別以憑激勸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三十七年十月乙丑巡漕御史顏思忠條  
議申飭漕規一建閘壩以竟前工徐塘猫窩等處流沙  
為患先河臣議於閻家集田家口吳家冲建閘三座以  
備蓄積於徐塘河王文溝王市溝建石壩以備分洩於

張村長旺等口各築截河二壩以遏流沙至洧河之水全藉南旺蜀山安山諸泉須大加疏通令泉脉湧注又滄浪水改從針溝口入洧自源槩委亦濟運之上策也一設官建驛以保萬全洧河南北二百六十里人舍稀少盜賊公行議將徐州水驛移之洧溝邳州水驛移之田家口以兗州洧河通判移駐臺莊徐州管河同知移駐王市口邳州管河同知移駐直河每春夏行運之時以徐州叅將移駐猫窩沙溝守備移駐韓莊鄒山地方聲勢相倚河溝爲之肅清矣餘覈造船以資輓運修潞河以濟起納嚴法令以肅漕政章下部 戊辰巡漕御史顏思忠直陳新河可開之狀先是議者以國家漕運

專恃會通一河欲更開膠河以防不虞會以人情不調報罷思忠言膠萊新河南自麻灣通南海北自海倉通北海地之相距計三百四十里除麻灣南抵淮揚七百里海倉北抵直沽六百里商賈通行無容別議中間河寬水深工力省便者麻灣至抱浪廟等處約共百九十里河窄水淺及全未挖修者抱浪至陳村閘等處約共百五十里分水嶺地形頗高尤宜深浚約畧其費可不及十五萬大都小沽河可以灌中段大沽河以灌陳村之南白河以灌分水嶺南旺山河以灌新店之北以及中間諸河泊之水以濟助之凡有水來必挾沙至黃洧二河豈無衝沙焉得一躲避唯當倣臨清濟寧事例

建閘設夫時常修浚於大小沽河上源修蓋土壩以障沙來或建造斗門以防水漲因勢利導隨機曲防在臨時酌量行之耳此一役也沿岸而行萬無一失既非有黑海開洋之險又非有黃河遷徙之虞居恒則兩路兼行遇變則此或有滯緩彼尚可來國計民生無便於此

下工部議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七月甲子河道總督劉士忠奏糧船六月初十日盡數過洪報聞 九月丁巳直隸巡按蘇惟霖疏陳黃泇利害請專力於泇其畧言黃河自清河縣經桃源北達直河口長二百四十里此在泇下流水平身廣極力推運舟止日行十里然以別無所經

故必用之自直河口而上歷邳徐二州達鎮口長二百八十餘里是謂黃河又一百二十里方抵夏鎮東自貓窩泇溝達夏鎮止長二百六十餘里是謂泇河東西相對舍此則彼黃河水在三四月則淺與泇同若正月初旬後洶流自天而下一步難行又其水挾沙而來河口日高一日七月初輒淺涸十倍無一時可繇者繇之溺人損儲害甚劇泇河一水安流歲修有例既無溺溜終鮮風波率而繇之計日可達即河身稍狹則水不若鋪灘而淺其貓窩諸淺亦不必浚蓋自河流至則閘水積山泉之脈止有此數河身高則高受低則低受深淺相隨非云水深則深水淺則淺水之多寡不係河身深淺

也或有稍宜拓而浚者但得實心任事之河官嚴其稽覈因利乘便不三五年缺畧悉補可成數百年之利唯於泃下流諸口謹嚴防禁而夏鎮之呂公堂邳州之沂河口更甚庶所藉蒙獨諸泉洸泗濟諸流不至隨到隨涸伏乞敕下工部詳酌利害一意修泃以濟新運留中

十月壬申朔工科給事中何士晉等言運道最稱險阻人力難施者無如黃河先年水出昭陽湖夏鎮以南運道衡阻於是開泃之議始決入直河口經貓窩抵夏鎮長二百六十里較黃為近避淺澀急溜二洪之險建閘置壩聚諸泉河之水以時啓閉用之六年通行無滯今歲忽有舍泃繇黃之議卒致倉皇損傷糧艘且有淪

溺以死者費人工牽輓有至大浮橋以閑塞復還繇泃者以故今運抵灣甚遲汲汲有守凍之虞由此言之黃之害大畧可見然泃亦未竟之功也河面闊八丈底闊三丈深一丈三尺至一丈六尺不等節年雖有增修大槩止此地近湖山岸泉引水易盈易涸全藉人工深厚使有容受瀦蓄之勢若河身太隘伏秋則山水暴漲旱乾則枯竭無餘非策也謂宜挑廣浚深令與會通河相等重運回空往來不相礙迴旋不相避即時有亢潤地有高下而水常充盈舟無留滯計歲捐水衡數萬金督以廉能之吏為期三年可以竣工然後循落馬湖北岸東達宿遷大興畚鍤盡避黃河之險則泃河之事訖矣

或謂泉脈細微太闊太深水不能不知加源遠自蒙  
沂近挾徐塘許池文武諸泉大率視濟寧泉河畧相等  
呂公堂口既塞則山東諸水總合全收加以閘壩隄防  
何憂不足或謂直抵宿遷此功迂而難竟是又不然夫  
昔年不估以二百六十萬乎不慮山水暴漲河水泛溢  
乎不慮石礮山礮難鑿沙淤奔潰乎王市壩不再築再  
圯乎夫荒度誠難不無錯愕及任用得人綜理有法功  
成晏如此難與衆人慮始也然近日繇黃之說蓋因加  
河二百六十里曠野新闢人跡荒涼萬艘蟻泊公私旅  
困恐生意外之虞且計徐州一大都會貿遷化居者一  
旦有折閱之恨然此害之小者唯是飭郵傳設機防繇

之既久漸成樂郊何必徐土此亦破紛紜之一說也不  
報十一月丙午巡按直隸御史畢懋康議請修保定  
清河閘座其畧言保定清河源發於滿城抵府而南十  
里則湯家口爲上閘又十里許則青陽爲下閘順流而  
東直抵天津細遡長流一帶舟楫由玉河而北亦入於  
天津又迎水面西三百里至紫澱三岔口其一派道定  
興易州等處一派通新安雄縣安州等處中流至府清  
苑完唐滿慶五處此皆舟楫所到之地小民獲利之所  
查二閘初建於成祖定鼎初補修於世廟三十九年日  
久頽弛今上之三十二年曾一議及以物力殫耗報罷  
臣詢之彼中士民咸謂此閘之興有五利焉夫陸地轉

輸一牛車運米粟不過十石而人牛又自齎食復費十之一二今以淺船裝載二人撐之可運七八十石是淺船一可當牛車之十力半功倍其利一滿城完唐等縣所出類多木石柴炭天津河間等處又饒蘆葦鹽米南貨種種若河道流通商販往來農末相資有無相濟地方即不幸而遭水旱之災猶可仰給鄰封不致束手待斃其利二此中居民類窳媮相習不復知有江南水利灌溉之事自去歲大旱今歲自春徂夏不雨閘壩決裂蓄洩無資若此閘誠修則濱水斥鹵可為沃壤其利三嘗考京東密雲京北昌平自萬曆元年總督劉斯潔楊兆議建疏通潮白二河陵泉諸水歲漕山東河南粟米

二十萬石以贍密鎮歲漕江北粳米二十萬石以贍昌平兩鎮軍士從茲免於脫巾之虞今若比例通州空運之例自清河閘抵河間一帶多設閘座廣造剝船總其事於天津部屬歲於臨德兩倉粟米內漕二十萬石以給保定易州紫荆各關軍士即有水旱之災可以不苦軍國用饒士馬騰飽其利四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矧年來物力空匱庫藏殫耗倘規模大闕庸眾駭聽莫若先建此閘二座石柱木橋二座以觀河道流通居民利涉商賈往來之效倘公私上下曉然知此役之興有益無損有利無害然後次第議及空運之事他日足食足兵之政實始基之矣其利五章下部部覆除空運事

行水金鑑卷一百一十九  
隸戶部聽該部議覆外所稱修閘事鑿鑿可行宜着該  
管地方從長措處次第興工完日將用過夫匠物料工  
價造冊奏繳清冊送部查考施行報可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三十九年二月乙酉工部題覆總理河道  
右僉都御史劉士忠洳黃便宜疏言洳梁歷春而夏沂  
武京河水衝發有沙淤潰決歲終當如南旺例修治  
其水將置何所乎勢不得不塞洳河壩令水復歸黃臣  
議每年三月初則開洳河壩令糧運官民船繇直河口  
而進以便利往至九月初則塞之每年九月初則開呂  
公壩入黃所以便回空與官民船往來至次年二月中  
則塞之半年由洳半年由黃此兩利之道也乃黃河四

驛而洳止一驛甚屬不均今地方勢難加設惟四驛止  
應付半年頗為空閒於內裁革一驛移至趙村以便供  
億又洳河通判相應移置萬家驛左右以便查閱修築  
通洳二百五十里設兩驛一巡檢司又置一府廳行見  
成聚成都官民船當赴之如歸誠一勞永逸之計報可  
四月壬申工部侍郎劉元霖御史蘇惟霖言洳河之  
在直隸者有猫窩一淺為沂下流河廣沙深不可以開  
最為洳患今觀河沙口門兩讓箭許掘一月河洳流即  
清宜於此下二里許仍西掘一月河以通沂口之月河  
凡水挾沙來河性直走有月河以分之則洳伏之處沙  
所必儲就此二里特加撈刷比歲修十五丈之河難易

較然而加患可減矣又邳宿同知所管左黃右沭歲費三萬兩貯邳久之弊滋移貯淮庫而關支往返耗廢悞工議將此項經解總河收發附近藏積每季河官先期赴領便宜給發季有報歲有稽則費不虛而工早集矣依議行 十一月辛酉工科給事中馬從龍言今歲阻凍皆以水涸為辭當令管河衙門預為挑淺其山東地方泉源預加疏浚留中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四十年六月庚辰以通惠河衝決奪指揮馬鴻功等俸三月仍行河臣嚴飭挑浚修築 八月己丑河道總督劉士忠言沭黃並用每歲三月開直河口壩及彭家壩閉呂公堂壩俾汶泗諸泉之水繇沭專行

重運及袍服鮮貢等船至八月終則塞之每年九月開呂公堂壩閉彭直二壩俾諸泉河入黃以利回空及官民船至次年二月終則塞之半年繇沭半年繇黃相資兩利章下所司部覆如河臣言上是之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戊午巡按直隸御史潘之祥言臣巡歷燕趙梁宋之區日視滹沱漳河之水洪流洶湧隄岸潰拆民居頽圯行旅蕭條臣心憂之已自大雄駕小艇入齊魯之境夾岸悲號愁聲滿耳則皆濱海之竈民為海水所漂溺逃竄者也今朔風戒嚴祁寒怨咨災傷之民無衣無食野棲露處可為寒心伏乞皇上垂憐賑恤不報

明神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九  
是年十一月內該帶管河道漕撫陳薦檄郎中何慶元揚州道熊尚文開寶應縣弘濟河北月河一道長一百三十丈南月河一道長一百五十丈又建近湖西隄九淺七淺滾水石壩二座于明年工完 按弘濟河南北二閘每遇夏秋淮水漲發二閘不及吞吐行舟覆溺至是開挑月河砌建滾水二壩分殺河怒水溜遂平 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三月丙申戶科給事中商周祚言今歲漕糧除改折截留外亦宜如期輸運而水淺舟膠大為運梗所需河臣料理其勢倍切乞速用總河大臣仍促其星夜赴任以理漕事不報 五月己卯巡漕

御史朱堦言漕政一修浚泉湖國家歲漕由江河抵邳水常虞溢由加入閘歷閘抵衛水常虞涸此其大較也自夏鎮而北別無運道不過賴閘河以利涉耳此河半屬枯澀先臣宋禮築壩戴村奪二汶入海之路灌此成河復蕩洙泗沂諸水以佐之汶雖率眾流出全力以奉漕然行遠而竭已自難支至南旺復分其四以南迎淮六以北赴衛無崑淪之源多尾閘之洩能無疲於奔命哉况此泉遇夏秋而漲遇春冬而涸遇雨而漲遇無雨即夏秋亦涸先臣逆慮其不可恃也乃於沿岸陂澤如所謂昭陽南旺馬踏蜀山安山諸湖設立斗門名曰水櫃漕河水漲聽其溢而瀦之湖漕河水消決其蓄而

注之漕積泄有法盜決有罪夫然後旱澇俱有恃而無恐無奈法久禁弛湖多曠土人遂垂涎其間昭陽一湖以作藩田其餘諸湖高亢處半為勢豪占種其最窪下者或有行潦聞壩坍塌地勢淤淺蓄得幾許所謂溝澮之盈涸耳曾何濟於運哉而職司饋餉者不過受事之初督令修浚下亦以空文應之頃山東半年不雨泉流幾斷職按圖而索水櫃管河府佐茫然也乞敕總河撫臣躬親踏驗凡係先年濟運各湖清查歸官隄壩斗門亟時修築處處蓄瀦有餘漕臣不至遇旱而束手矣從之 十月丁巳巡漕御史梁州彥上漕河事宜一修治黃加自加渠告成歲避徐沛之險而不虞黃河之近廢

不復修廷臣以為漕利而不知漕終以此受病也年來一決狼矢再決三山復決塔山壁馬空沈此塞彼潰今歲狼矢又見告矣以淤流漲發高與隄齊俯矚徐城如累卵決於南則靈睢為壑而加虞徑瀉決於北則以加為尾閭運隄宛在水中漕舟不能飛渡也為今之計宜議經久使徐城不憂建翎加岸不為黃據或于徐靈一帶護城舊隄增卑培薄繕治堅完庶幾不逢其害或于直口遞北運道勑築隄岸迤西縷河而止此隄既成有裨牽輓兼足為田廬屏障不然旋塞旋決民勞已甚且濁流歲蓄加底告淤將無加矣一修治東省以北漕河漕艘過洪必按例具報而過此則否豈非以一入東省

便可順流北趨耶乃如汶如濟如衛昨歲既苦膠淺而今歲白河更甚矣謂宜覈泉河之舊址而勿為豪右所侵疏衛河之淤塞而勿為私閘所閉浚白河之壅沙而勿為淺夫所冒破夏鎮以北其通行無礙乎

明神宗實錄

萬曆四十五年七月帶管總河陳薦檄郎中李之藻督揚州府通判馮乘雲築黃浦閘下南岸一帶至射陽湖止長五十里其明年郎中徐待聘復督淮安府同知劉天惠築北岸一帶長五千九百七丈至次年

告成

南河全考

卷第百二十九

行水金鑑

卷第百二十九

運河水

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五月庚寅山東巡按畢懋康陳東省急務在通海運國初漕運由海後以漂沒為虞始開會通河然河徙不定莫若修膠萊新河與會通表裏而行繇淮之六套口入海至麻灣口入河繇海倉口出海至天津約可一千四百餘里沿崖揚帆不涉大洋善風不數日可達非若河道之迂艱居恒則兩路並進遇梗則此滯彼來庶轉輸不匱亦國家無窮之利也 五月庚子調山東驛傳道副使陶朗先為登萊道副使總理海運 九月辛丑工部題汶上等縣地方淤淺先期

挑浚以便新運從之 十月丁卯直隸巡按董元儒奏  
陳漕運六議一曰議建閘座濟寧以北自戴家灣閘至  
臨清磚閘相距三十餘里河勢陡瀉宜於適中狄家樓  
處建石閘一座而又於王家淺回龍橋諸處各建一座  
於鰲頭磯前另鑿月河立小閘以資蓄洩庶回瀾一倒  
水勢自平一曰疏浚白河天津至通州計五十九淺每  
年額派各州縣衛淺夫一千七百餘名費工食萬餘金  
宜將額派銀兩解通惠河衙門轉發管河通判及四總  
委處募夫浚築自潞河以至津門畫地分工勿令衙役  
經手即衛軍亦以此法行之查無浚築之功即扣留月  
米僱募充役庶夫無虛冒年終各官聽部臣舉劾而又

編選旗軍分別三等以正丁領運以餘丁幫貼庶漕運  
有裨該部是其策上命俱依擬行有司怠玩從事的各  
御史據實叅處 十一月乙卯浙江道御史江日彩陳  
救時四務國家轉漕東南賴盈盈一水萬一水涸運乾  
或有如前盜據淮揚臨德而扼其吭且奈何聞浙江海  
船松江太倉沙船淮安雕船時至山東寧海買米離山  
海關不遠宜令南京近海州縣有糧米者衛所厚僱前  
船歲運四五萬石熟其路逕以為有事之備則海運之  
議宜講也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四十七年五月己亥總督倉場戶部尚書  
張問達言邊氛猖獗日甚運船轉輸可虞謹擬沿途防

行水金鑑卷一百三十一  
護京通起剥事宜以固根本稱漕糧四百萬石由江淮  
達泃黃由泃黃抵津壩風濤阻險與陽侯河伯爭權萬  
一防護疎虞起剥濡滯致生他變軍國可憂乞嚴檄所  
司照先年水涸漕遲例多僱民船幫運其應得腳價即  
于通濟庫見行給支不許短直小民唯利是趨自當樂  
從應募而又嚴督淺夫隨時挑浚務使河渠深廣船不  
留行庶於漕政有裨奉旨漕運關係匪輕况今邊警戒  
嚴護衛尤宜加謹其防守加剥及支運等事俱依擬着  
實舉行應另議者着再議具奏

明神宗實錄

是年八月總河侍郎王佐檄行郎中徐待聘修高郵  
西門審港口起迤南石工五百九十八丈於天啓元

年六月築完其半徐候另詳興舉 十月江都三泖  
河淤三百二十三丈界首鎮南淤三百五丈鎮北淤  
三百二十二丈梗阻重運郎中徐待聘嚴督官夫挑

濬糧運稱利

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曆四十八年三月癸未工部覆巡漕御史毛  
一鷺所陳漕河三事一泃河之完工當議謂漕運河道  
前此惟治黃為急自泃河開而糧艘避險即安真永賴  
之利也唯是初浚尚多潦畧河身不無淺狹至于崖岸  
衝缺牽輓難前則疏浚補葺之功皆不可已泃河三百  
里內屬夏鎮者有閘九座屬中河者止藉草壩逐年費  
且不貲而分司官亦有以直口等處建閘之議又經漕

臣參酌以爲當及時修舉須移咨總河臣及劄行管河  
司官并前淺狹去處委官覆勘估費若干動支何項錢  
糧酌議詳妥至如落馬湖之修砌隄岸在漕臣亦以爲  
功頗浩繁似當從緩酌議一水櫃之清查當議謂漕渠  
若濟寧等處去歲遇旱阻淺運舟稽遲蓋以一衣帶水  
涸可立待耳先朝尚書宋禮曾於汶上東平濟寧沛縣  
有湖處所設立水櫃可蓄可洩河漲而洩則水勢可殺  
河涸而放則涓流可濟誠便計也乃歲月既久滄桑已  
變豪右既擅爲耕藝之常官司復利其租稅之入遂至  
不可問亦不肯問矣漕臣建議欲得任怨任勞之入擔  
當清查循故道而復舊規於以濟漕河之窮誠爲有見

應敕總河臣嚴督各司道并力查復勿阻於雌黃之浮  
言務求臻黑白之實效效則破格優處不則無功議罰  
一衛河之疏浚當議謂衛河乃小灘運道益以漳流始  
大自漳河北徙遂多壅遏之患曾經道臣翟師雍查勘  
欲於臨漳淤口起至小灘鎮止約長二百餘里大加挑  
浚於近口處所築一橫隄以障北流使歸故道然費至  
萬金工亦非易且大名臨清亦有受漳流之患者似難  
輕議唯小丹河自清化鎮起至合河鎮止泉流回以濟  
運議欲挑濬深闊費僅千金較之障漳北流爲力甚易  
爲費甚省宜敕總河臣行委山東河南兩道臣會議舉  
行而處辦錢糧則聽總河主持上命俱依議行

明光宗泰昌元年八月二十三日戊辰颶風壞海運船  
御史陳王庭疏議酌處先是七月初海運船開洋至馬  
頭背以風不便停泊數日時聞海鳴如金戈鐵馬之聲  
百里間黑氣糾連天海彷彿中見有物隱顯搏擊波濤  
潑天所泊糧船盡行拍碎及查傷登屬運船八十五隻  
僅完二十二隻漂沒糧米二萬五千八百六十四石有  
奇萊屬傷船一十六隻漂沒糧米一萬三千八百一十  
石水手溺死者無算於是巡撫御史陳王庭具題請敕  
該部將山東明歲應運糧數從長酌處勘覆其漂失糧  
米船隻用過價費行該道查明造冊報部作正開銷溺  
死人數酌量議卹

明光宗實錄

泰昌元年十一月己亥嘉宗已登極矣工部覆總理河道侍郎王  
佐疏言水匱濟用為其汪洋瀦水河身深下而堤岸完  
固也今計蜀山馬場馬踏南旺各湖界址既明侵盜已  
復矣昭陽一湖舊河盡廢新河反低無容糜金錢以加  
修濬獨安山湖延袤頗廣向以三十八里為水櫃而歲  
月久遠法弛弊生故河臣復豪強之侵佔濬河身之淤  
澱并原額而廣之共五十五里有奇以至於隄外湖池  
俱清文明白額徵租銀是目前之水誠可以利達漕舟  
矣若夫歲修當固界限當定示禁當嚴必須通計各湖  
歲加修浚俟年終類奏而治河等官仍以水櫃之興廢  
分別殿最著為永利可也上是之 十二月癸亥工部

覆總理河道侍郎王佐疏言北河通漕專藉衛水然上源未暢則下流必壅今漳河已徙衛流已塞獨有挽漳而引沁關丹三策而已顧漳水東下之處勢竟及泉挑浚難施未易挽也若沁水之關新汲一帶地方郵署相連廬舍鱗次必關渠以受沁此地不為止墟乎丹水湧溢雖勢與沁同然丹口既闊則修武而下皆成安流此關丹之議無容再計者其條列展河砌閘築堰平租示禁僱役動支經費各款河臣籌計不遺餘力循而行之可垂永利惟是河徙不常關丹不無再阻則挽漳引沁不妨並存其議以待異日講求上然之

明熹宗實錄

明熹宗天啓元年正月戊子戶科左給事中韋蕃條奏

足餉六事并議通海運開膠河章下所司 二月乙丑海運遭風遣山東撫臣及薊遼等處道臣致祭海神 閏二月甲申巡按直隸御史張新詔言考通惠河即元郭守敬所修故道國朝平江伯陳銳疏通之運船直達大通橋下彼時勢豪欲尅取脚價壞其事後因御史吳仲言乃命郎中何棟吳嗣忠仍濬裏河計費纔七千兩所省脚價十二萬此繇通州至大通橋省費之大較也若由大通橋至朝陽門尚有三里許其地平行闊曠有掘就河身現在倘導玉河之水稍遡而北至朝陽門量建閘座及剥船若干隻糧運到時徑于門下上車似為便計蓋會典開載車戶脚價自大通橋至東倉每石銀



一分六釐近又議加三釐至西倉銀二分三釐若復省路三里許則東倉脚價可減十之六七西倉脚價可減十之三四五而計之總減一半每歲京糧以二百六十七萬為率即可省脚價二萬六千餘兩彼從通州至大通橋凡四十里止費銀七千此三里許之地能費幾何即除挑濬外建閘造船等費只消一年脚價之半便已寬然有餘一成之後每歲省銀二萬六千以三十年之通計遂得七八十萬入太倉矣詔部議覆 十月辛巳濬京城壕成自東便朝陽東直安定德勝西直阜城西便正陽九門及重城共用夫一百五十萬八百九十名匠一千二百八十九名班軍積日三萬三千十二名費水

衡銀六萬一千六百二十九兩司農銀一千七百三十三兩米三千三百一石諸椿木灰磚繩斗百物及運價咸具而歛斂以歸盈甲厥收為甲械之需 監工科道魏大中等因言壕之源出玉泉山徑高梁橋抵都城西北而派為二一循城之左而東而南一循城之右而南而東宜按舊聞為地形高下次第布之未可以丈尺槩也德勝門之水南入關周行大內出玉河近且北於南壅而嘉靖庚戌所築重城地勢既高有掘未及泉而止者俟異日清其源審其勢疏其脈達其支以總匯於大通橋又須理葺諸閘節宣蓄洩以莊金湯而固風氣下工部 丁亥授加銜都司黃允思都司僉書先是天津

由北岸抵遼運道未有行者自允思始開之嗣後歲可四五運遼餉因之不乏又督發水兵出海積有勞勲督餉戶部侍郎李長庚薦於朝請加實授從之

明熹宗實錄

是年黃淮漲溢決裏河王公祠外河十餘口淮安知府宋統殷山陽知縣練國事力塞王公祠

明史稿

是年六月霖雨不止裏河隄岸衝倒水由二舖灌入

三城平地深一丈

淮安府志

是年大水隄決九里北

高郵州志

明熹宗天啓二年三月庚申工部尚書王佐題覆漕臣余合中疏飭漕政三款一漕之難難在淺澀舟行遲速可以定地方殿最今後務盡力挑濬管河都司總其成

沿河州縣分其任隨淤隨濬必期深土必遠運無使復歸於河以滋淺阻違者以曠職叅論詔如議 六月辛未刑科給事中傅擡言六策一防隄堰徐淮水高地下民居如在釜底萬一隄決遂成魚鼈之宮有司急行修築以戒不虞下部俱如議 乙亥妖賊陷夏鎮河道總督陳道亨告急請亟調隣近省直官兵兼留援遼粵兵以護漕運仍速下山東撫按二臣增兵加餉上許留粵兵三千以護運道其添兵著該部即議覆道亨字孟起新建人萬曆十四年進士光宗立進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拜南京兵部尚書 七月庚子差工部屯田司主事陸之祺管會通河 十二月戊子督理遼餉戶部

行水金鑑卷一百三十一  
右侍郎畢自嚴言朝鮮運道險遠登萊假途便捷乞速  
行該撫按轉行道府及時措置海運事宜章下該部

明

是年四月寶應西隄風浪衝卸一淺等處石工六百  
餘丈臣國盛督令河官覈石補砌加培土隄盡塞低  
陷漏穴本年十月工竣 是年興化知縣邊之靖請  
修丁溪草堰小海白駒劉莊攔潮五閘并呈巡鹽御  
史房可壯允發鹽鏹修建至明年湖河大漲百川沸  
騰匯流入海海潮突高數尺賴諸閘堵禦而潮無內  
灌河流亦迅駛入海民田禾麥得以有秋 按高寶  
等處上河一帶河隄閘洞及旁溢之水俱由興化五

場入海若海口無閘以攔之則潮入而河水壅阻今  
建閘堵禦潮退水洩無泛濫淪田之患更於每閘令  
場官僉百長保長二人著守又于海邊修築舊壩十  
道俱可通河禦水復禁奸民盜壩行舟而場官依時  
啟閉嚴加防範俾水有所束而五閘亦得永久云

南河  
全考

明熹宗天啓三年正月戊申督理遼餉戶部左侍郎畢  
自嚴以守備陳良策議改朝鮮運道於登萊因上疏極  
言其便言朝鮮海運必論道里之遠近覈地勢之險夷  
較脚價之省費計糧料之貴賤察事理之難易而後可  
從事今以天津與登州相提而論朝鮮運務必由津海

抵登而後入鮮在登較近一千五百里是遠近不敵也由津抵登中多礮石及鐵板以觸舟立碎即如今秋運甫至露化即損船十餘隻糧料千石若由登運此禍可免是險夷不敵也由津入鮮以登州為半途天津登運每石腳價四錢若改登州便可減半給發是省廢不敵也津門逼近京師仰給截漕其餘糧料價頗騰翔登萊米豆皆無措處小民習用市斗每斗視津斛斗兩倍而贏之是貴賤不敵也登州陸續發運一年可二三次津門路遙以極西抵極東歲僅一次是難易又不敵也良策登運之說無煩再計但恐登以無船為解及查運船有官民二種官船原用官錢自造計難猝至民船實貧

腳價前來一呼可集再有不足即於津門南船量行撥給上命戶部議登萊巡撫袁可立上疏爭之章下戶部併議戶部署部事左侍郎陳邦瞻覆言非便遂不果行二月丙子南京江西道御史陳必謙陳安攘六事一河上各閘河夫名存實亡宜清扣工食貯庫類解充餉十月癸亥差工部都水司員外郎吳昌期管理中河

明熹宗實錄

是年秋外河復決數口尋塞建清口磯背築高郵中隄及露筋祠湖口石隄濬界首北淤沙其冬濬永濟新河自凌雲翼開是河未幾而閉總河都御史劉士忠嘗開壩以濟運已復塞而淮安正河三十年未浚

故議先挑新河俾運船回空由之乃濬正河自許家  
閘至惠濟祠長千四百餘丈復建通濟月河小閘運  
船皆由正河新河復閉時王家集磨兒莊湍溜日甚  
漕儲參政朱國盛謀改濬一河以爲漕計令同知宋  
士中自加口迤東抵宿遷陳溝口復泝駱馬湖上至  
馬頰河往迴相度乃議開馬家洲且疏馬頰河口淤  
塞上接泇流下避劉口之險又疏三汊河流沙十三  
里開滔莊河百餘丈浚深小河二十里開王能莊二  
十里以通駱馬湖口築塞張家等溝數十道以束水  
歸漕計河五十七里名通濟新河五年四月工成糧  
運從新河無劉口磨兒莊諸險之患明年總河侍郎

李從心開陳溝地十里以竟前工

明史稿

通濟新河即駱馬湖也時王家集磨莊等七十里有  
十三大溜阻運漕儲道朱國盛行邳宿同知宋士中  
詳勘議于董陳二口入駱馬湖抵泇六十里遂從馬  
頰口至陳家溝達宿遷縣北西出大河以上接泇流  
下避劉口等險運道比舊爲近捷而坦便云

江南通志

高郵中隄長亘四十餘里歲久不修每遇夏秋水漲  
隄力不支農田被潦先惟塞南北金門二閘以爲障  
而船由外湖以行時遭覆溺且以築壩擾民天啓三  
年臣國盛莅任清出揚屬曠夫銀八百兩因會揚州  
海道郭士望呈詳總河房公壯麗漕撫呂公兆熊修

築之計長六百四十四丈前銀不足佐以公帑酌其  
緩急分年砌之其險工已完隄下田廬亦可恃以無  
恐矣 八月界首運河迤北一帶當高寶接界處河  
身仍淤水且涸先是市猾雍愛輩擅淺剝之利故雖  
屢經撈濬而無功至是悉置於理而令高寶河官于  
淺澀處先築草壩使得束水衝刷復加撈濬而重運  
無梗 九月修築露筋廟湖口石隄長一百六十丈  
俱從水中壘土砌隄工程堅鉅至四年十一月工完  
先是邵伯湖游浪一遇西風大作鼓浪拍隄行舟往  
往觸石覆溺臣國盛惻然憫之先於二月呈詳行委  
高江二處河官運土實基外砌磚石內用椿板隄外

復栽芟柳以禦驚濤一切工料俱係設處夫曠并請  
部院贓罰以成之不動官帑 十一月會呈河漕部  
院詳允挑濬新河淤淺自楊家廟至文華寺止長七  
百一十七丈四閱月工完放水以行回空 按萬曆  
初年重運由清江出口稱艱漕撫凌雲翼開新河七  
十里自楊家廟至文華寺止行運一年而以部稅旋  
閉三十九年總河劉士忠開壩濟運一年復塞而淮  
安正河三十年來未挑故議先挑新河內有久湮荒  
涸者照段分挑深闊回空等船經行無阻 南河全考  
天啓四年二月會挑淮安正河自許家閘至惠濟祠  
止長一千四百一十六丈八尺復堵許家閘埽工十

餘丈建通濟月河小閘一座俱于四月工完漕船仍  
由正河新河復壩閉塞 按淮安正河年久不挑河  
夫雖冒領工食竟無實加澇濬者至是大淤臣國盛  
會同淮海道宋統殷拘集夫頭而庭詰之欲按工勘  
視諸夫伏辜遂革前季內工食一千一百五十兩貯  
庫會詳先開新河通回空次挑正河以行重運九月  
會築淮安包家圍洋信港淮城護隄磚石工長一千  
六百丈於十一月報竣時物料夫匠先行齊備故奏  
不日之工 按淮郡當漕輓輻輳之地商賈畢集而  
城堞如在釜底惟恃一線土隄禦淮黃諸湖滔天之  
勢每年加埽護隄包土塞城人民惴惴焉魚鼈是懼

臣國盛先於上年會詳漕河兩院預備物料分調夫  
匠是以工成最速其詳具載記中六月徐州黃水大  
漲內灌州城是時水由夜發平地丈餘徐民苦于淪  
溺遂有遷城之議

南河全考

明熹宗天啓五年二月丙午南工科給事中徐憲卿等  
以東南歲荒米貴條陳五款一開瓜儀二閘以通咽喉  
之地命著實行 七月己巳舊時小灘允運設有監允  
都司自裁革之後督以糧道顧河南糧道與東省衛弁  
原無統轄往往跋扈咆哮不受約束巡撫河南都御史  
楊方盛以為言請將灘運移屬臨清道俾督率本屬武  
弁便於彈壓其小灘舊有大道公署一所乞稍加修

葺以為臨清道駐節之地從之

明熹宗實錄

明熹宗天啓六年六月乙亥河道總督李從心奏我國家定鼎燕冀歲運漕糈四百萬石藉此運河一線轉輸在邳以南則資淮黃二水在臨清以北則資漳衛洹淇滏陽諸水在直口至臨清延袤八百餘里則資汶泗泇沂挾各州縣諸泉水灌濟以達京通關係最重職二月謁陵行河經宿遷崔淺劉口磨兒莊等處中河分司趙濂及府州縣官稱連年運船到此一船挽拽夫以百計一夫工食動以數錢窮旗典鬻以償官夫人力與水勢爭衡簞纜中斷前船橫下後船互相磕撞官儲民命須臾歸之逝波風激浪高竟日不能移一舟前阻後壓千

艘俱皆等待各官會議要自馬頰口起下至陳瑤溝止計程六十七里另挑一河於靈睢宿桃邳五州縣募夫七千二百名協力併作或以濬兼築則計河工不計堤工或以築兼濬則計隄工不計河工或因勢順導或改曲從直河底沙礪用鋤鑿開使深水中隄下以船載土壘築使高隄之殘缺者加修河之沙淤者加濬陳溝十里平地濬與築兼舉計挑生河長一千九百一十八丈築木墩水占隄長二百八十丈又兩頭坍塌隄長四十五丈西岸平地築隄長一百八十丈王能莊前後雙河尾築隄長一百丈幫築殘隄長七百四十二丈濬深淺河長二千二百四十丈其根頂口底俱照覆估丈尺于



五月初十全完從此運船改由陳口諸溜遠近公私幫拽之費可省漂蕩磕撞之虞以杜風波不能為之阻而各船銜尾直進可以計日計程無復耽延阻壓之苦擇吉開龍門放水行舟直抵黃淮之河旱澇可無虞矣得旨是 乙酉巡按直隸御史徐卿伯疏言運道所經每各有湖貯水以備旱涸故民間呼為水櫃如汶上之南旺蜀山馬踏東平之安山濟寧之馬場沛縣之昭陽諸湖是也而丹陽有所謂練湖者周廣四十里納長山諸水八十四流為石閘者七木函者十有六國家東南財賦浮運而北遇涸則啓閉以濟近湖民田數百頃遇旱則啓函以資灌溉夫何近年以來鄉官大家侵者侵占

者占遂舉此湖之制蕩然不可問所規者近所失者遠伏乞嚴敕諸臣留心治河至如練河有為豪強占據者速請還官仍追租正法得旨運道淤淺管河各官自當及時挑濬練河蓄水備旱豈容豪強侵占著作速清查還官追贓正法 戊子山東道御史袁鯨題頃見巡漕御史徐卿伯疏言丹陽練湖水利被豪勢侵佔業奉旨清查還官還租正法矣第臣原丹陽令也佃田抵餉臣任內事也丹陽舟車湊集之地疲苦特甚每年額編遼餉一萬一千二十六兩九錢二分既歲征不缺而已難堪命矣臣查上下練湖二處上練湖延袤數十里先年建閘瀦水以防冬涸後改春運水盈無所須閘以十之

六七瀦水以十之二三為田亦天地自然之利也沿岸一帶陸續詳細共得八千三百一十三畝每畝上田納價一兩中者八錢前後共得七千五百二兩六錢一分後復摺括湖稅等銀三千五百二十四兩共湊抵三年分額餉一萬一千有奇毫未加派于民每年所得租銀於本驛加馬四匹加支應銀三百兩請立循環簿不許妄入公費此練湖成田之始末也自臣離任之後聞水利蕩然非舊乞將豪強倚勢無帖侵占者盡數追租正法而居民帖內正佃者令繳帖還官抑或免繳加價以助大工俱非臣愚所敢擅議也得旨這豪強侵占者著遵前旨還官正法小民繳銀給帖承佃的仍著計畝加

價助工 七月乙酉以清口發水糧船速濟加封河神

護國濟運龍王通濟元帥從總漕蘇茂相請也督叢云清口發水者清水

能刷黃也不知治水之道而徒諂媚於鬼神且不遵祖制妄加神號德陵君臣何不學無術至此 甲午戶部尚書郭

允厚奏漕糧以至壩為實數以進倉為安堵故往歲秋月必盡數僭輸自二年阻於妖賊始不得依期前進然其守凍者纔三十餘萬耳三年則有八十餘萬四年則一百餘萬而五年又且一百三十餘萬矣今歲運河阻塞不常濡滯已極據今報實數進倉者僅得四十餘萬比往歲又少其半矣萬一寒風乍起河冰頓合則此二百萬漕糧勢必凍阻彼浩渺寥廓之地一切疎虞豈待問哉伏乞敕下經管地方衙門設法疏通及期僭運其

抵壩者行河西務鈔關速輸進倉不得抵壩者暫貯露  
固仍令該道臣嚴法守護俟來春凍解輸運從之。九  
月甲申巡漕御史徐卿伯奏運道歷淮安而上黃河水  
多而泥半之惟是淮流猛汛衝去泥沙不致壅塞故謂  
之以淮刷黃運道賴以無阻夫何入夏以來北地苦雨  
淮泗苦旱於是黃水暴漲淮流淺涸河身日高淮勢日  
弱而黃河竟以淮為壑矣稽之父老皆以黃河倒灌為  
患叵測今漕運難前勢在危迫但有撈淺起剝二義乞  
敕諸臣應動何項錢糧即著就便支給刻期舉事工科  
給事中郭興治亦以為言得旨撈淺起剝着漕河二臣  
相機料理以無悞運務

明熹宗實錄

明熹宗天啓七年正月丙申河道總督李從心言三王  
舟行挑濬工程已畢但濟寧以北諸閘所以蓄養水力  
恐三王隨從人役不知規例擅自開閘或帶板而行或  
後水不繼船必淺閣速而反遲矣得旨據廠臣約束嚴  
明解銀內臣安靜不擾築壩挑河工程已畢三王行舟  
可以無滯朕心嘉悅設閘閉關係漕規隨從員役自  
應遵守恃強違擾的准指名叅處。二月壬子工部覆  
隄工查勘已明得旨覽奏河歸正脈大小諸臣拮据之  
勞祖陵運道實嘉賴之然聞淤塞尚多未盡疏濬即今  
重糧尚阻回空猶滯藩舟國計朕與廠臣尚深軫慮還  
行河臣用心料理候王舟過日委無停淺去年漕事一

行水金鑑卷一百三十一  
切報竣方行叙賚以酬勞績 五月甲申總督漕運戶部右侍郎郭尚友題報回空糧船盡數過洪過淮得旨今歲凍阻既多又兼王舟鱗集覽回空糧船過淮日期較往年倍早這本說厥臣慮殫儲糈計周軍國補偏救敝見今京通紅腐之積朕所鑒知兩內臣協力同心分督淮濟勤勞可嘉自總河以下有功大小諸臣都與紀錄以後各省直督糧道臣照本內派定地方各押糧船盡數送訖方許回任其遲早完欠分別叙錄叅處務要挽遲為速以濟國儲 七月丙子總督漕河崔文昇報修築隄工得旨漕糧轉輸全在河流順軌這駱馬湖新隄初成兼暑雨淹浸淺阻可虞該監體厥臣綢繆徹桑

至意多方設法船行無礙忠勞可嘉其俟守凍空船裝糧到淮親詣湖隄相度形勢為修築之計待秋深水落即勘估急修以圖久遠 八月癸卯總督漕河崔文昇題修築隄工事得旨覽奏河決由于隄薄秋深相度地勢起工務為一勞永逸說是駱馬湖沙土難築邳土堅凝預督淺夫開掘俟回空糧船帶取委屬可行地方正官管河官有推諉耽閣回空船的叅來處治還著總河衙門通行速舉有衝決處督河官勒限堵塞其未完工的刻期作竣庶無悞運艘以稱厥臣通漕速運綢繆徹桑至意

明熹宗實錄

行六錄卷一百三十一

卷第一百三十一

